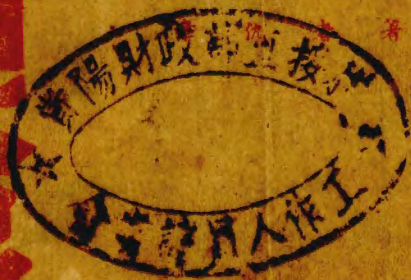


# 第五号情报员



遠東同業實錄

著



東圖書公司發行

5  
10315  
22

仇  
庫

第  
五  
號  
情  
報  
員

西  
北  
區  
發  
行  
者  
遠  
東  
圖  
書  
公  
司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第一版 二〇〇〇冊

第五號 情報員 全一冊

定價國幣

著 者 仇 章

西 北 版 代 理 發 行 人 浦 家 麟

發 行 者 遠 東 圖 書 公 司  
成 都 祠 堂 街

經 售 處 鐵 風 出 版 社  
成 都 祠 堂 街

最 近 新 書

遭遇了支那間諜網

仇章著  
每冊九十五元郵費四元

本書與「第五號情報員」為姊妹之作，前段曾經簡寫成「第一號動車」由中央秘書處印行五萬冊袖珍本。（非賣品）分發全國各戰區，認為最優良的軍中讀物，中間一段亦經略寫為「忠節之間」寄給美洲聯邦雜誌以英譯發行海外現經作者重行整理將徐州撤退，臨沂大勝，濟川突圍，隨棗血戰，香港，海防，廣州，保衛諸戰役我特工人員與前線野戰部隊馳騁沙場文武合一與敵特務機關搏鬥經過一氣呵成，而作者征戰大江南北，和太平洋上幾個重要軍事地帶，尤使敵特務機關聞之心為胆寒，張自忠將軍對本書遺序謂「仇章先生之諜報文學不祇有助於抗戰之今日，且有助於月間之將來，一再展讀，至感珍貴」，故本書不獨為抗戰中的無名英雄的寫照。亦為抗戰中具有歷史性的寫作，內容曲折緊張十餘萬讀者自可介紹！

仇章著	香 港 間 諜 戰	不日出版
世界文學名著	好 妻 子	不日出版
最新名歌	回 春 之 曲	五十五元
最新名歌	青 年 之 歌	六十元

遠東圖書公司發行

(成都祠堂街九十八號)



# 林薰南序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此孫子兵法說明在戰爭時節求得勝利之必具條件，而留予吾人之警惕與啓示！如何方能「知己」？「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此取於人以知敵之情，即係使用間諜。是「用間」一項，在軍事上之重要性，吾國遠在春秋時代，即爲孫武氏所體認而揭發其要義矣！

時至今日，民主與納粹，正義與侵略，公理與強權兩方面，各以其全力爭取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之最後階段時，德國之第五縱隊，日本之特務機關，確實在戰事方面發生過相當效力，此爲吾人所不必諱言之事實，適逢此會，仇章先生以文藝家之姿態，軍事家之眼光，運用其生化妙筆，而描繪活躍在世界東戰場之我國第五號情報員，筆調超逸，意蘊心長！

冒險犯難，率先躬行，機變權變，忠勇並備，能使每一個工作同志，在其領導下，心悅誠服，爲工作而盡忠，爲國家而效死，此余閱本書後所留之印象一。

當感情與理智交戰，個人利害與國家利害不能一致之時，每次均係感情克服於理智，個人犧牲於國家，光明磊落，見危投命，使人發生正義之感，此余閱本書後所留之印象二。

本書有激發忠義之氣，廉頑立懦，與乎推動獎進及加強間諜工作之效用，不可僅以小說觀之！余對本書之認識如此，用特錄之，以獻作者！

三十二年仲夏林黨南驅於曲江軍次

# 第五號情報員

開關，是戰爭的靈魂。

戰爭像狂濤似的，從歐羅巴洲漸漸的湧到太平洋了。

在太平洋上也太平了！一百年的香港，他是國際間通商的大樞紐。是華人商使中的遠東開關站。一個悶熱的下午，約克遜號郵船疲倦地從美洲開來了三千加拿大軍隊，兩艘中型海軍和一艘輕巡洋艦護送着他們從鯉魚門入港，同時由星洲開來了二千印兵配合着這批加拿大軍隊，沿着開往廣州的鐵路線和公路線增防，沙田和深圳之間，就是遠東軍補充的目的地；遠征軍司令部請為應該一戰的外圍。

在這個嚴重的關頭中，英國遠東情報部主任麥克杜洛，和中國駐港的特務人員偵察着第五號特派員，經過不少的努力和情勢與環境的轉變，在原則上他們是合作了。

這時候，英國駐兩士賓參謀和布喬中校，引導着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助手漫遊在這邊這邊。第一防線，九龍城的第二防線，肝角青山道一帶的第三防線，還在第五號特派員的觀察中，着實使人難堪，和不大相信香港的絕對安全。

布喬中校就是今天從美洲開來的高級長官，加拿大軍隊中的一個主要人物。香港政府和英軍司令部，對布喬中校的希望是多麼重大！同樣的，對英國統帥部特別看重的第五號特派員，也是把希望寄在他的身上。

英軍司令都要表示他的誠意，趁着這個機會，便派了華爾士賓參謀，布希中校和第五號特選員等，前赴不久便成火線的沙田一帶視察，英軍司令部希望他們在這次巡禮裏面，有個具體的貢獻，因為當局朝夕在就心跡人突然向英界進攻。

印籍砲兵和輜重隊，沿着前往深圳的柏油公路在蠕動，隆隆的裝甲金屬列車轟，輜重馬隊的步履聲，「武裝香港！」確是使人相信的。

在密雲將閉的香港危險情勢下，敵人加速向香港作大包圍的計劃，很明顯地逐漸完成。中國政府當局，隨時都在替香港就心，駐港華籍軍民。更是替香港政府就心。

時間快到下午三時了，英軍司令部派來了一部墨綠色的皇家軍用小型包車，華爾士賓參謀便帶引着布希中校、第五號特派員、十三號助手等轉上這部包車中，原來華爾士賓參謀從傳令官帶來的軍事密摺裏，得到英軍統帥部的命令：限即日下午六時前，全體官兵要齊集在荔枝角道的加拿大兵營裏。第五號特派員明白了這是一個連東軍司令部的命令，一個緊急處置的負有動員性質的命令。

「先生對九龍方面的佈防有所貢獻嗎？」華爾士賓參謀微笑地向第五號特派員詢問，他希望能夠在這個詢問中，得到一些參考的資料。

「這是大英帝國的一貫作風吧！」第五號特派員類似諷刺的不加批評的說。

「先生是個身經百戰的將軍，根據過去作戰的經驗來說，你以爲一個印兵的作戰能力，比得上一個日本兵的作戰能力嗎？」華爾士賓參謀進一步的向第五號特派員盤問，同時他的腦海裏，以爲一個印兵的戰鬥能力等於一個日兵的戰鬥能力，一個英兵的戰鬥能力却是抵禦十個印兵；換句話說，一個英兵的戰鬥能力，是足以戰勝十個印兵的。

「你爲什麼一定要拿印兵和日兵比較呢？我以爲要確實的估計，就應該虛心地拿出陸港的英軍實力，和包圍着香港外國的日軍實力下個正確的比較，才是一個滿意的估計呢！」第五號特派員并不客氣的把他的見解說出來，這當然不會使華爾士贊高興的。

「那麼，根據先生的觀察，你認爲九龍可以守得一個時間嗎？」華爾士猶參轉到另一個問題上說。

「當然可以守得住，不過在這裏要考慮的，就是港口給敵人封鎖了，英本都要堵截香港，是一件傷腦筋的事情！」第五號特派員把香港的弱點提供出來。

「這個問題，英統帥部也是在計劃中的，不過先生另有高見嗎？」華爾士實似乎要期待特派員的意見。

「香港是個孤島，要保衛這個孤島，先要保衛九龍。要使九龍圍若金湯，就要與華軍共同作戰！」第五號特派員胸有成竹地一口氣的說出來，同時在小心注視着他的態度。

「這是英統帥部的整個作戰計劃問題，香港軍隊是不便單獨行動的。」華爾士實參謀很性情的歇斯下來，他卻認爲特派員的見解是對的，不過香港環境不同嗎！

爲了他們的意見不同，雖然華軍的軍用汽車在加速的把他們駛回香港，可是在這情形下，祇得各自沉默。

「今天是禮拜六！」華爾士實參謀自言自語的說。

「你們的禮拜六，是例假了！準備到那裏參加晚會去？」第五號特派員轉到生活的問題裏

「就是爲了禮拜六，我們才是例假！」華爾士實微微嘆了一口氣，鬱悶地坐着。

「怎麼？」第五號特派員奇異地說。



「是的！剛才英軍司令部，送來了一個緊急命令！」

「這命令我應該知道嗎？」特派員乘機追問。

「統帥部頒佈的命令，今（禮拜六），我們一律撤消例假，就是假期外出的官兵，也得馬上編集團營！」華爾士賓就心着香港會收戰時行動的。

「我絕不贊成這個處置！」第五號特派員不以為然的說：「這足以給駐港的敵方間諜有機可乘；這不但對香港不利，同時對整個太平洋戰局也有不利！」

「可是……」華爾士賓聽了一會，「這是統帥部的命令，港方對本部的命令祇有絕對遵行；香港，星洲，整個帝國遠東殖民地都是如此！」

「奉行統帥部命令，總是不成問題的；但香港的情形特殊，誰也不能否認！」

「先生對香港的義勇志願隊，有所貢獻嗎？」華爾士賓改變另一問題的說，希望轉移第五號特派員的態度。

「他們都是違奉 領袖意旨為友軍服務的，祇要是對付我們的共同敵人，協助友軍和聽命祖國，不是一樣的嗎？」

他們雖然是在作私人談話，但所說所談的，都是有國際性的，所以第五號特派員更是慎重而嚴肅的交談下去。

「那麼先生能够參加英國本部作戰嗎？也許參加皇家的海軍軍司令部的作戰嗎？」

「這是一個複雜問題，同時要謝的情形，請來中央。」

「難道日本不是我們的共同敵人嗎？」布魯中校接着地插入話題。

「日本當然我們的共同敵人，本人不難適應參加英國海軍部作戰的條件，不過是進行計劃

分，和命令的統一吧！」

機警的第五號特派員總算把這個問題應付得很圓滑了，不過在華爾士軍參謀看來，英國情報部不能得到第五號特派員直接參加工作，總是英國一個損失。

皇家軍用汽車在速度的疾駛中，很快的到達青山道，當他們四人涉入加拿大兵營的時候，由司令部發出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

「是日撤銷例假，官兵一律回營！」

這消息，在頭等戲院的銀幕上，在貴族舞廳的奏樂臺裏，在高尚酒吧間和旅館的木牌中，爲了英政府的命令，把這消息，不，其實是命令，一字不變的寫了出來，上邊是英文楷書，下邊是華文，這使人興奮的消息，在百年沉靜的香港中，已開始刺激着留駐香港的國際人士的腦海。

香港，這樣便開始輪邊戰時狀態了。

在反方面的，這影響太大了，秘密駐港的敵方特務人員，也跟着實施總動員令，全體特務工作者，給隱匿香港的川島芳子，和所謂坐鎮龍門要塞的谷職中將，向中英軍民和特務人員採取攻勢。

大戰局面雖然尚未掀起，但這秘密的間諜戰已開始在澳門中。

爲了時局的急轉，整個港灣的空氣都在緊張着，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助手，離開了加拿大兵營，去執行他們的工作。

從九龍乘船過香港，遠山的羅便臣道放出緊急集合的訊號燈，這却給十三號發覺了，他個都明白這是第一號臺發出的情報，情報的呼號是要第五特派員馬上來策，有緊急事件解決的。

他俯轉上三角碼頭的停車場上，人是擠得像潮湧似的，那些是精官兵和印兵參贊密探等交織

在車站上，車站的交通車都停載他們駛入營房去，老早坐在車上的華籍居民或文員乘客却全給英兵印警驅逐下來，給那急於回營的官兵乘坐。

第五號特派員牽着十三號在這紊亂狀態的環境中，機巧地轉上大道中，他很明白三角碼頭一帶，是英軍交策點，內中當然有不少德籍日探和化裝的日本間諜，假如在這地方勾留下去，是易生危險的。

羅便直道的第一凱號蓋，是個朝鮮革命義勇隊組織的特務機關，因為那裏的人力單薄，時常都請第五號特派員幫忙，第五號特派員爲了朝鮮義勇隊是中國一枝新興的友軍，所以也很樂意的去幫助他們在港向日方進攻的工作。

「今晚情勢似乎有點變樣，我們分頭活動好嗎？」第五號特派員低聲的告訴十三號。

「好是好的，不過你要當心些，土肥原命令川島芳子再次下山，而這是特別派來南太平洋一帶，這無非是要來對付你的，這狗頭沒有辦法的時候，只有求救於黑龍會呢！」

「什麼黑龍會不黑龍會，我們有我們的辦法，不要說川島芳子重振旗鼓，就是嶺山滿這頑強精下山，也要精糕呢，何必計較土肥原不土肥原！」

「就是因爲你太大意，瞧不起敵人的陰謀，我才不放心你！」十三號高聲的着第五號特派員放心。

「不過你要明白，我們總得對工作有信心！這信心，就是日本特務機關必失敗！難道你不明白我在抗戰五年中的縝密從事嗎？」

「我放心？」十三號微笑地說，態度是改變成一種洋洋自得的樣子。

「那麼今晚你去便臣道去參加吧？」凱號的工作嗎？」

「你呢？」十三號憤然地反問。

「我要到英國情報部去找麥克杜格主任，我知道，假如香港的特務工作我們不繼續幫助，一定更失敗的。」

「看你又再誇張了！」十三號不快地說。

「難道你不相信我們過去的成績嗎？」

十三號給第五號特派員這麼一個反問，只得緘默。不錯，在他們的已往成績，着實是使對方特務人自顧風雨飄的。

沿着大道中慢步前進，在一斜坡上，遇着了參加英國情報部工作的澳籍作家貝脫蘭氏，和華南兩報記者漫斯坦，泰晤士西報記者李芝萊斯等。

「好極了！麥克杜格要請你去呢？他說有秘密的事情跟你商討，希望你在十時以前到他那邊一次！」貝脫蘭線有點醉意似的緊緊地握着第五號特派員的手，半拖半拉的牽離了他們隊伍在低聲的說。

「我們也去看看他！」

「也許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待你解決，說不定是關於……！」

「我們還是一道同去吧！」第五號特派員怕華南兩報泰晤士兩個因撒記者得到資料，故意中止了他的說話。

第五號特派員給了十三號一個暗示，很響告訴她：「是時候到了，我們分道吧，馬上趕到第一電報室去！」機警的她，在人叢中便消失了。

愛漫斯坦和李芝萊斯跟貝脫蘭分路了。

在香港大酒店中，電梯把第五號特派員和貞脫蘭送上三樓去，依着他們的聲鈴訊號，轉到寬格格的房門門口，他的助手照例的向他俯監視着。

這次還是麥克杜格過談重呢！他明知來找他的是第五號華方特派員，和他的親信助手貝脫蘭了，但他仍叫他的女助手先出來會面，其實還是徒花時間的。大英帝國的作風，始終是善於兜圈子的。

經過麥克杜格的女助手回去報告後，他才放心地從那神秘的密室跑出來。

「一小時內！」麥克杜格注視着手錶，「英國情報部得到不少關於川島芳子的消息，閣下會注意到嗎？」麥克杜格很自傲自得的，以爲向第五號特派員示威的說：

「關於川島芳子來港的消息，先生知道很多吧！」第五號情報員敲問似的：

「大概有五穴件呢，都是證明她今天到港的！」

「那麼她從什麼地方來，那一個時辰到？先生也知道嗎？」第五號特派員也很得意的向麥克杜格反問：

「這點尙待考查，但閣下有此線索嗎？」麥克杜格這時候才很客氣的走近第五號特派員的身邊，同時以奇異的眼睛投注到他的身上。

「老實說，這是我意料中的，我並不覺得川島芳子的來港是一件驚奇或意外的事情。」

「可是我並不以爲如此！」麥克杜格拿出那一套的英國紳士底態度，同時以一種中辯論的姿態出現。

「難道先生另有高見嗎？」

「不，我並沒有高見。」



「獨獨！你以為她不會把戰爭帶到香港來嗎？」第五號特派員給麥克杜格那種紳士氣味打得有點不耐煩了。態度漸漸嚴肅起來。

「據……重……考……慮……這是大英帝國的一貫作風，你是未來的同盟軍中一個有為的青年！皇家對你的希望是很重大的，假如你能够慎重考慮，你就是同盟軍中一個無敵將軍！」

麥克杜格現在不祇是擺出那紳士態度，而且整個了不起的教授似的，向第五號特派員誇張地教訓着。

「也許過於考慮就是英國最大的失敗！這是無可否認的。目前的香港，是大敵當前的時候，不是嗎？敵人的密諜已遍布香港，香港情報部確無從得到真實情報，我實在替香港擔心！」第五號特派員反駁的說。

「那……閣下得到不少真實的情報了！」

「可憐先生對……國估量得太過分了！」第五號特派員這才換過一口真靜的氣。

「這是整個盟國……利……的問題，閣下當然樂意供給英國情報部消息吧！」麥克杜格轉換了另一套所謂「圓滑外交」的手段。第五號特派員認為這是英國在一切條件下都不虛心的地方，其實英國的不虛心，直接影響了英國的……事，同樣的是影響了同盟國的勝利！

「當然的！」第五號特派員並不考慮的說：「因為香港今天頒佈了明顯的緊急動員命令，這是英政府最大的過失！」

「這限用島芳子來港有甚麼關係？」

「就是這關係，川島芳子和……，今晚十時三十分要在本港會面了。」

「這消息靠得住嗎？一麥克杜格急切的追問。」

「我對香港政府就心，就心這箇消息是確實的！」第五號特派員漫不經心的說。

「像如這是確實的，那麼還有旁的人員參加嗎？」

「還有！」第五號特派員藉口地點點頭，他這時才全部明白香港情報的組織是這樣套虛，這樣的不完密。

「閣下可以貢獻給英政府參考嗎？」

「除了川島芳子和逆××，還有川島芳子的死黨，帝俄時代指揮西伯利亞哥薩克騎兵隊的律爾基阿夫少將，他是川島芳子一頭得意狼狗。」

「還有嗎？」麥克杜格不耐煩地說。

「還有！汪逆精衛的舅舅，偽粵省長陳逆耀祖，還有，川島芳子的老助手，土肥原認為川島芳子的繼承者——稻田芳子呢！」第五號特派員像別有懷抱的結束了這段話。他明白，假如全盤說了出來，對他是無補的，於是他後悔到不應該把這情報對麥克杜格說，同時香港情報部的工作者，不一定是全部靠得住的。

「閣下對這個問題，打算怎樣處置呢？」

「今晚他們開會的時候，我打算用播音機把他們的談話播送到重慶去，播送到倫敦去，還可以把重要的紀錄下來，送給香港情報部做參考資料呢！」第五號特派員，興奮地說出他處置的計劃來。

「閣下有英政府最高統帥的軍用手令，可以前導本部人員把那些傢伙一網打盡，交給東軍司令官處辦！」麥克杜格的紳士態度又重現起來，他明知這是一件不容易辦到的事，但仍裝出一副力不從心的模樣，證明大英帝國不一定要靠人幫忙的。

「恐怕不會這般容易吧！先生要虛心分析——英國駐滬情報部中，和英軍司令部裏，有五分之一是化裝的日本人，受過訓練的台灣人，和漢奸；五分之二是給敵人收買的士兵印書，剩下五分之一，還有一半是華人，這數目太可憐了，才是真正為英國而服務的戰鬥員。在這個估計中，也許是英政府和先生都認為這是一件麻煩的事情吧！」

「這跟逮捕他們有甚麼關係？」麥克杜格對第五號派員這不客氣的分析，氣得憤憤地說。

「如果我直裏去領華英探英警去圍捕他們，這不是間裏去通知他們逃避嗎？先生聰明吧！英政府駐滬情報部的組織，沒有敵人在香港的特務機關組織得那樣完善龐大，換句話說，英國的遠東情報部，敵人已算列入他們的組織了。」第五號派員赤裸裸的坦白說。

第五號派員和麥克杜格的談論，爲了沒得結束的原故，第五號派員祇得離開了麥克杜格的密室，輕輕地躍進電梯裏。

當第五號派員跑出門口的時候，他的助手十三號老早駕駛着一部鴨尾巴快車在守候着他。第五號派員輪進車箱裏，和十三號併坐着，汽車便向皇后大道那邊疾駛。

「車箱裏的手提機關槍還布置着嗎？」

「不以爲置，而且裝滿了子彈。」

「從現在起，我們已經給敵注意了。」第五號派員警告她。

「敵人注意到我們？誰跟我們搗鬼？」

「沒人搗鬼，不過我總以爲加倍小心。剛才你到羅便臣道的第一訊台，得到好消息嗎？」

「第六號在那邊很活躍，朝鮮危險份子組織的第一訊台，收到了台北情報機關的密訊，已證實福岡芳子抵滬，這次你應該特別的留心，我相信福岡芳子的來滬，這是土肥原的毒計吧！」

「爲甚麼你要對她這樣關心？稻田芳子，說句真話，祇配做個高等軍妓罷！」

「因爲我要關心着你的危險！」

「這有甚麼關係？」

「很難說，十年前你跟她在北京的時候，呵！我還記得你們在宮津雨潮的時候，不是打得火热的嗎？」

「這算甚麼一回事？後來她給土匪原看中了，從送她到黑龍會去訓練的時候起，我們就不互相失蹤的嗎？她來也好，我倒希望看看她！也許相別五年的她，比在北京時候的她長得更漂亮，更美麗呢！」第五號特派員從追憶中起動地說着，嘴脣間露着一絲微笑的回憶，可惜這回憶，却意下了她與他之間的纏綿悱惻的往事。

「這簡直是一種醜惡的賤手段！」十三號忽然改變了語氣，輕挑地罵。

「狗還搖子喜怒哀常！你罵誰？」

「我要咒死土匪原！我要把稻田芳子在我的手槍下活活地痛擊！這簡直是美人計！日本的男子都是狗——」

「那麼日本的女子呢？」第五號特派員取笑的插入這句話，怕他起了反感。

「王八蛋！妓女！私娼！十三號狠狠的半咒半罵着。

「討厭的樓丫頭！別多嘴吧！交給你辦的事，調查過沒有？」

「我剛剛跟第六號助手到英皇酒店那邊去——」

「那個化名爲李松麟的是否川島芳子？大佛商店調查過沒有？他們的女事員是否設立在那裏？」

八時十五分，他在大馬路門前，常和我不見不識地見面。他第一句話，化裝成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青年，穿起一套深藍色的西服，從那間日本商店轉過頭來，不過這傢伙口口聲聲的鬼怪，都說不出我和第六號的關係！」

「你們這樣便跟着她嗎？她沒有助手隨行嗎？」特派員微笑地進一層的薄圍裙，她問我：「她單獨一個人閃閃的在暗路裏跑？我和第六號跟蹤到英皇酒店去？」

「她在那裏？」

「二三四號房間！」

英皇酒店「二三四號。」

第五號特派員現在證實了楊芳子的行蹤，於是他計劃着今晚十時三十分鐘的工作。

「第六號呢？」特派員問。

「回到第一號訊台去！」

「是不是回去跟我們照應？」

「對的！」

「那更好了。」

時鐘快響出十點的時候，一部鴨尾巴快車把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飛到英皇酒店來，他兩化裝成一對老實的新婚夫婦，十三號那嬌滴滴的態度，化裝得一些破綻都沒有。特派員是個大眼。

新的一聲，汽車停下來了，從英皇酒店跑出一個穿了紅絨制服的軍僮，替特派員開了車門。



敏捷地把一兩小條紙塞進特派員的掌心裏。王清影連忙攔與十三號那裏有燈光，兩時十三號那裏手袋裏藏出了一張五元的鈔票裝入這車做。

船在英皇酒店中的佈置十分嚴密的，在川島芳子的二三號房間開門，預先定下了那二三號房間。

第五號特派員翻出了剛才車做遞給他的紙條，發現了下面幾行用密碼寫成的文字，也交給十三號在迅速中翻譯着。

「東軍時刻七時正，磯谷、木村、川島芳子、稻田芳子、×××、陳耀祖、賀大偉等，在虎門要緊關口會議，敵海陸空軍集中珠江口，尤其虎門一帶，空軍主力由廣州南，候命進攻港九，計劃由磯谷任港督，陳耀祖接收九龍，×××有化石關頭乘，該店牛島酒店，特派員將要乘車秩序即。」

原來英皇酒店裏穿着紅絨制服的車做，是第五號特派員事先佈置在那裏的，做情聯絡和內部聯絡的第六號助手，第一號台的朝鮮戰場數死隊的歌員。

敵方駐港的高級特務人員，在十時三十分後時結束了，這個軍事性質的緊急會議，是由川島芳子和曾台情報員張米村領着二人主持的。

「要奪取九龍，就要奪取昂船洲！」川島芳子這話聽得張光去賞獻她的意見。「因為昂船洲是日美兩軍的軍事要衝，只要突破沙田美軍防線，便可中斷敵軍糧食九龍之患，假如九龍城和宋皇台高地給日軍控制了，要奪取山道之第三防線，是不攻自退的，這樣，九龍便在日本手中了。」她興奮地說到這裏，從手袋裏抽出十張日軍攻港的秘密地圖，張光就說下去：「日軍調到宋皇台高地後，可以渡海登陸，破壞水壩，用這種方法，美軍司令部，將由新

... 可獲救九龍了。哈...

川島芳子抱著絕對的自信，會場中雖然就有幾個人，但川島與得有點動起來。木村相吉很滿意地紀錄著她的強供，她那徐娘半老的面容，在這秘密的軍事會議席上，據那山般臉而得來的主張，和作戰步驟，都一統統的貢獻出來，著實是使會場的人物驚她佩服，為她拍案

的。  
「香港是盟國在遠東的軍事瞭望台，她和星島，是英國的一對眼睛，印度是個頭，祇要奪取香港，攻陷星島，英軍在遠東就沒有眼睛，印度，我們慢慢的奪取也不遲，他既已變了瞎子，你還眼擊軍一箭。」川島芳子這番充滿教育成功的口氣，所以他的主張，也是武士道的所謂大膽改裝的一貫作風也。

「香港，既是英國在遠東的眼睛，而且是盟國在遠東的軍頭、政洽、外交、經濟、交通和一切交各點，為了要使世界人士對日本的印氣是優良，為了要使盟國人民了解皇軍是個最有紀律的軍隊起見，第一要在海陸陸的軍隊，應該由憲兵隊長限×××及至互相照應，無論如何不要給駐港的華人和印人起子反感，要讓那些中英人一起教養，也不得在外觀上使華人時人起反感，因為香港的資源和糧食供給的軍軍都搬走了，那裏的軍官能，同樣要搬走的。」川島芳子那

蘇俄險些的爭執，從她與新句中，已慢慢的表揚出來。  
... 她這番以變活的話，訂說着在場的妖怪，她這番話的廣州話，和英語以及實地大無畏一

「那顯九龍方面，由本人擔任」。木村結吉嚴肅地說：「香港方面，由川島芳子與……女士擔任。兩人方面，由伊藤五郎負責。」這番兩條線索的會談，在川島芳子和木村結吉的主持下結束了。

第五號特派員把那早已安置在二二二號號川島芳子與顯九龍牧音向中紀錄着，這些音筒，是某皇酒店的第六號的裝置，傳音機附在沙發的彈簧裏，電話線從地板透到二二三號的第五號特派員房中。

同時，川島芳子的秘密會議，再由十二號盜賊羅便臣道的第一號訊台去，這實真的情報，已轉為第五號特派員的報告了。

到了深夜十二時，川島芳子的聚會結束了。英皇酒店已開始在靜息中，除了馬路上傳來三兩輛由遠而近，由近而遠的汽車放聲聲外，香港的環境是太靜寂了。

十三號盜賊沒有工作了，從前需要把頭伸出馬路上，聽着一切都是可憐的，先夜的，大概這是大戰前夜必有的現象吧！

「今晚的街上特別寂靜，太恐怖了！」  
「你睡的時候，就是教使我害怕的時候，也試你的虛驚病又發作了！」第五號特派員在夢中半驚的說：

「看你的聲音，老是這樣難聽，誰開罪你？」十三號海氣地在悲嘆着。  
「來吧！小孩子還是喜歡淘氣的，我現在有一個新發現！」第五號特派員是很了解十三號的性情的，在她發覺的時候，假如用土作壓住她，便可馬上斷絕她這少靈有的愛管着。

「你發現了什麼？這大船小艇？」十三號發覺她說。

「不錯！」第五號特派員把一根頭針，在香港地圖上圈了一個半弧形，他跟着說：「這就是川島芳子窩中的呢？」

「甚麼？」十三號更接氣力追問。

「這是在林林總總中，特派員用鉛筆畫出魚湖口的海面，從本島場畫一個弧形，再圍到狹其開口。」這就是川島芳子窩中的軍事死門！將來日軍奪取九龍後，用來強渡的處呢？」

第五號特派員說到這裏的時候，房內的電鈴在「鈴，鈴，鈴，鈴。」三短一長的響着，十三號莫明其妙的凝視着特派員。

「誰？」她抽出了手槍對着房門，低聲的問特派員發問。

「第六號！」特派員靜靜地說，跟着站起來也握着手槍。

「誰呀！」特派員明知這同電鈴符號是第六號專用的二短一長，但他仍小心的在準備着必要時措置。

「先。」剛才不是說要咖啡嗎？現在拿來！」第六號在門外回答。

特派員知道了這地他們今晚會談的暗號，同時認清楚這是第六號的口音，他俯身彎下腰，放下了緊張的臉孔，微笑着由十三號去開門。

第六號仍是穿着全套儀仗的服裝，雙手捧着兩杯咖啡和「盅方糖，敏捷地轉入房間裏，十三號跟着又把房門謹慎的關上。

「那堪探精鬼怪都跑光了吧！」特派員微笑着向第六號問，同時把一杯咖啡送給他，剩下一杯送給十三號。

「 equal 一更我強斯種的狼狗！」第六號俏皮地說。

「誰？」

「這不是那個可憐的傢伙律爾蓋阿夫嗎？」

「在房間裏？」

「是的。」

「你聽得他在裏面幹甚麼嗎？」

「睡了。」

「剛才他們會議的時候，爲甚麼不幹掉他？」第六號到處是個激烈的危險份子，他總以爲殺

掉一個便少一個。

「不是這樣簡單吧！殺掉他們是小事，影響大局是大事，我們要營養個盟國設想，所以不能

驚動他們，影響整個計劃！」第五號特派員像滿有把握的糾正第六號的愚想與行動。

「不過我總認爲這樣的放走他們，太便宜他們了！」第六號可惜地向他俯不停地愁視着。

「這不成問題，他們的生計，隨時隨地都在我們的掌握中。」特派員繼續向他解釋。

「明早七點鐘，我們有一個好機會，你馬上準備一枝遠射程的手提機關槍，一個望遠鏡，到

第一號宿舍。」第五號特派員把這工作計劃交給第六號。

十三號特派員的，大概第五號特派員又要親自出馬，跟他們搏鬥，從不寬心。

「這件工作你還是早點回去睡覺吧！機關槍最好配上一個瞄準鏡！」特派員催他趕緊去睡覺。

把這件事辦妥。



「二二三號房門，去準備他的工作。」

「告訴我，明早你應該幹什麼事情！」十三號就必地問。

「我應該用馬鈴薯給國道快！」

「這話是你說的？」

「就是那地！」

「我服你，這才好嗎？」

「你決了，這就離開是可以的，不過還有工作分給你。」

「第六號呢？」

「跟我去！」

「那麼我們三人，這去吧！」十三號那時才沒精打采的向特派員報以一個微笑。

夜深了，馬路上只剩下幾聲死神的敲門聲，特派員和十三號離開了英皇酒店，在馬路上拉着他們的方向，轉到深處的行人道中。

那兩隻龐大的身軀，這些，這些，漸漸地湮沒在這黑暗陰影裏。

雖然時候是冬天，但在南面的晨曦裏，天氣還是一樣的惹人喜愛，第五號特派員和第十三號第六號，乘着他們的自備快車駛到七妹姊來。

七妹姊是個有名的游泳區，因為冬季便是冬天，公共游泳池是一起輪流冬中，這當然比不上

夏季的熱鬧。

他們三人跑到一座特務機關組織的××游泳池裏，第五號特派員在這天期氣海中，旋動着他

的望遠鏡，向七姊妹海面找尋什麼東西似的。

第六號穿了一件大衣，那手探機警槍便懷進大衣裏面，聽候特派員的命令。

十三號雖然沒有分配工作給槍，但她仍是機警地把手槍插在大衣袋裏，手指探機警，守候離游泳場的入口。

特派員從川島芳子昨晚的會議中，他忖度她今天一定會來七姊妹海面考察地形，和偷攝那軍事死角的照片，所以他和第六號跑到這裏來，一方面是考察那邊的防衛線有沒有可守的據點，另一方面是監視川島芳子在七姊妹海面活動。

太陽雖然是很疲倦的爬起來，他的光線反射在海水裏，折出了無數的金光，這金光很像侵略者的冷眼，傲視着特派員的行動。

這時候，盟國商輪接到了英政府的緊急命令，馬上離港，駛進指定的安全港口去，菲律賓就是指定的所謂安全港口了。

留港的商輪，尤其是英國的，一艘一艘的向着鯉魚門駛出港口。跟着這港口又駛進了八艘小型魚雷艇，四艘炸彈潛水艇，第五號特派員以軍事的眼光來判斷英政府的態度，香港並不是採取保衛戰的；假如打算保衛香港的話，不用說是要增強艦隊，單是十艘魚雷艇，休想保衛香港。

八時五十分，特派員從望遠鏡裏，瞧到了海面一艘疾駛的電船，這電船是插上英國海軍旗幟的，在那進口中的潛水艇和魚雷艇隊中迂迴着，巡邏着，當牠駛近那軍事死角在測量和拍照的時候，即給第五號特派員的望遠鏡察視着，他認認了坐在電船裏面的。一個是川島芳子，一個是梅爾基阿夫，剩下一個是女隨員，但不是稻田芳子，他却懷疑着這不認識的人。

「對！一點不錯！」第五號特派員回頭向十三號說：「快來！你看那邊面而來的電船，裏面

十三號急匆匆的跑近十三號身旁。接過了望遠鏡，小心地在探視着。

「一個是川島芳子，一個是佩爾基阿夫，還有一個——也是不認識的！」十三號說過了，壓着把望遠鏡交回佩爾基阿夫。

第六號再也耐不住了，躍躍欲動的，特派員把望遠鏡遞給他。

「機會到了，我們要命中川島芳子！」第五號特派員把這責任交給第六號。

「好！看吧！」

第六號小心地注視着川島芳子的電船，在這千難萬難的機會下，提着機槍，瞄準了射擊器，死死的向這疾駛中的電船連續掃射。

可憐坐不川島芳子旁邊的佩爾基阿夫，和那個手攏攝影機的女隨員，却做了川島芳子的替死鬼，患着肺病的第六號，攪了未能命中川島芳子，氣急得咯了一口鮮血，暈倒了。

第五號特派員把望遠鏡遞給着川島芳子的電船，向中環那邊駛去。

十廿號吃力地把第六號搬到椅子上，流着精的提着機槍，聽候特派員的命令。

「帶來了佩爾基阿夫那兩狗，也算是個收穫，不過給川島芳子鬆了網，未免太可惜了。」第五號特派員把望遠鏡放下，跑到第六號的身邊，同樣在細聽他的心脈與呼吸。

中環海面的英艦，荷德口的潛艇隊，繼續地輪流使用試探。三個英特探隊，迅速地跑到游泳場來，當他們要逮捕第五號特派員的時候，却給十三號的

「這通不要動——特派員佩爾基阿夫的命令，從口袋裏抽出了英政府戰時統帥部給他的軍用手令

第五號特派員

便英傑們向第五號特派員道歉，隨即離開了游泳池。英傑們和特派員親自駕駛，嘶的三號和四號跑後，十三號和特派員把第六號扶出游泳池。轉上汽車，由特派員親自駕駛，嘶的三號向太極拳場那邊跑進地裏去。特派員和英傑們，當即向游泳池邊跑來，到地裏時，一隊派員與英傑們告訴十三號。

「當他從地裏出來時，他是有來歷，小開槍打過英傑們。」特派員與英傑們告訴十三號。

十三號說他聽了反照鏡，同時把鏡筒向英傑們那邊。十三號這時身體離車。」

汽車駛進了太極拳場，從左邊的人行道上，忽然發出一兩聲的冷槍聲，十三號這時身體離車。」

在報告車內來電，可是那英傑的開動中，那八零十三號去查探了。同時發覺他的太陽穴

中了一彈，左腦中了一彈，但應救的，并不把第六號中彈的事告訴特派員。這是茶約消息，好在是帶他汽車失事的。

三十分鐘後，汽車駛回羅便爾連第一訊台的停車場裏，十三號才下車來跑進特派員的懷裏

在痛哭。

「爲什麼？你瘋了嗎？特派員驚異的推勸着十三號。

「第六號中槍死了？一十三號哀傷的說，聲音是格外的淒慘。

「你別去顧去把第六號的屍體交與警察！我們不要給那窮鬼隊派員他是被暗殺的！」「不要管！一定要追究他的死因呀！」

「你聽我們呀！你們基阿夫開槍的時候中槍便是，不過最要緊的，是王鮮破綻，真一給巡捕。」

「你聽我們呀！你們基阿夫開槍的時候中槍便是，不過最要緊的，是王鮮破綻，真一給巡捕。」

「你聽我們呀！你們基阿夫開槍的時候中槍便是，不過最要緊的，是王鮮破綻，真一給巡捕。」

「找麥克杜格。」

「我們要在什麼地方會面呢？」

「今天禮拜日，在半島酒店的舞廳會面吧？」

「×××不是懷疑她在那邊嗎？」

「就是因為這個。」

「親你平安！」十三號特派員擦淨，把車房大門到關起來。

第五號特派員跑到香港酒店，進入麥克杜格寓所房門時，他們在客氣的討論着。

麥克杜格昨晚轉到第五號特派員給他那寶貴的情報後，他才深信特派員是個非尋的特務人員，尤其佩服他的機智敏捷，而對他改誠懇的態度，他明白，香港在這個時候，着實是少不了像

第五號特派員這樣的一個英雄好漢的。

「閣下今晨八時十分太苦累了！」麥克杜格贊揚地說。

「沒有什麼，那三個英探回來報告哩。」特派員率直地回答。

「這是英政府對閣下失禮的地方，還請多多原諒！」

「我們都是大軍，祇要盟國得到勝利，什麼事體都可委曲的！」特派員以更誠懇的態度問他。

他。

「今晨到底閣下跟誰作戰？香港政府可否請求說明明白？」麥克杜格虛心地提出請求。

「這就是保衛香港的第一顆子彈！」

「成功吧？」

「成功，不過收穫不大。」

「解，可參其體面麼？英政府呢？」

「作麼我以至到打鳥芳子在今晨一定要到七姊妹海面做測量和攝影工作，我打算在那裏結束她這山珍海味獨狼的說。」

「像爾基阿夫和一個尙待證明的女子備了打鳥芳子的替死鬼！」

「可憐！」麥克杜格頓了一口氣說：「你爾基阿夫這傢伙，殺掉他也是痛快的，他有一手百發百中的槍術，英國情報已經吃了他不少的虧！」

「她從頭興起，打鳥芳子也許要暫時離開香港，也許來得更快，不過我總能應付的！」特派員很有把握地說。

「那麼閣下對七姊妹蘇雷那湖軍事死角有意見嗎？」麥克杜格頓把這個不易解決的問題在徵求特派員的意見。

「七姊妹的香港山嶺，是無險可守的，即使不顧一切地死守，也當不了對岸的新集排炮！」特派員把七姊妹湖地形分析着。

「閣下的意思，七姊妹是不應該守嗎？」

「不是這種意思，主要保衛香港，先要保衛七姊妹，要守得七姊妹，所以九龍的得失，才是香港得失。」

「閣下總明白英軍在香港的數目嗎？英援軍是不易解救香港嗎？」

「問題並非在香港，而是在九龍，假如中英軍隊合作，那九龍有若金湯之固。」

「這裏請示統帥部，不過我認爲九龍比香港難守百倍！」

「這請先生的成見，也是香港政府的成見！」特派員批評着他的見解。

「要是中英兩軍配合作戰的話，戰場是否移到九龍來呢？」麥克杜格半似付測半似懷疑的說

「遠東方面，每個角落都是戰場，那又何必計較一個九龍半島？」

「不過，我以爲不把實際的戰爭移到英國去爲原則，英國的殖民地，也是同樣要求的。」麥克杜格說出了一個不自然的苦笑，這個內心的苦笑，很像答覆特派員：「我也不是這樣希望的，祇不過是本部約要求罷！」

「世界上那有不流血的勝利？要是敵人在英國本部登陸了，那也是得移到本部去吧！香港，又有什麼關係？」

「閣下會說，華軍向深圳出兵，就可解救香港的困難，同時可以斷絕敵人援軍，還有可能嗎？」麥克杜格吞吞吐吐的說。

「祇要英政府認爲需要的，中國政府沒有不幫助，這點，本人可以站在中國政府方面來說的。」特派員聽了香港政府還是不願意跟中國政府澈底合作，他也不願意再在這種地方遲滯下去。

「那麼請轉達，把這件事請黃獻給遠東軍司令部做參考吧！」麥克杜格結束了這段談話。他聽得向失笑第五號特派員槍殺後，川島芳子便有暫時離港轉往長州的念頭，她爲了他的慘死，對自己正作精神心也起了絕大懷疑。她在九龍塘約道，一座僑國民政府駐港的祕密機關中，繼續發着悲熱。川島芳子判到了。

而爲了這特派員槍殺，這消息傳到了華國敵人特務機關中。



第五號情報員

備時必... 他們就... 廣州島芳... 備時必... 已許此活動。

第五號特派員從香港港結出來。波目的地是馬尾。他對今後香港的處境，認為是灰暗的。假如要救濟的處境仍不改觀，香港的工作，也無保留的必要。難道要到廣州去嗎？他這種的反而替自己，和計劃今後的行動。

他從德輔道中轉出了尖沙咀碼頭，離了鴨嘴頭的鐘樓才是因點，和十三號約定的時間還是離開很遠，祇有轉到約滿一百呎的皇家碼頭去休息。

皇家碼頭很多船隻靠岸的，表面佈置了很多靠背長椅，無聊者都跑到裏面去果視着海面的磁動物，三兩的汽笛聲，時常都迴響到人們的耳鼓裏，使人發覺自己是個旅人。

第五號特派員眺望著昂船洲那望台前面的岸邊，也凝望着尤龍貨倉前面的大碼頭，今天的力龍碼頭，空虛和寂靜得好像隻獨在沙灘上的荒舟，於是他又意識到現在是戰時了。

海面，是特別肅穆的，商輪仍是繼續地向七姊妹那邊駛出港口，除了海水給陣陣的海萍風激起了白浪外，這世界都在靜寂中。

當第五號特派員想到這裏的時候，尖沙咀碼頭傳來了五響鐘，他像夢醒似的看見一個呵欠，迴步到尖沙咀碼頭去。

他把一角錢丟進頭等房的小寶裏，眼兒睜到候輪室裏瞧那高掛着的裝飾廣告，意外的，嘴邊伸出一隻手來，輕輕地拍著他的肩膀。

「我們還是不要過海吧！」十三號微語地說，徵求特派員的意見。  
「我也不想過海去！」

第五號特派員在第十三號，默默的向房中環望，在三角碼頭那辦轉圍欄軌道中。

「×××，關於盧某的消息，第一訊台那邊證實了嗎？」

「那邊稍有所聞，不過她的疑案離港關粵，總是使我懷疑！」

「懷疑什麼？」

「我懷疑她另有企圖，而且跟福田芳子一道的。」

「福田芳子一道？這消息什麼時候探來的？」

「王時二午三分，第一訊台收來的，但未證實！」

「據我所知，十二時零五分，她跟川島芳子仍在九龍塘約道呢！我以為×××的謠言，是因

爲信關某阿表的被殺而驚走了她，但我却想不到福田芳子會同行。」

「福田芳子到廣州去，這是她們的新陰謀，說不定她是到廣州去打前站，不久川島芳子也到

廣州了。」

「假如川島芳子到廣州去，我們也不要任她搞鬼！」

「要追蹤她嗎？」

「看情形吧！」

「要是到廣州去，我們的力量不是太少嗎？」

「還有什麼關係？」

在輕談漫說中，他們回到羅便臣道的第一訊台，十三號跑到房間裏，繼續地在講電話機中。

原來，特派員把她推進槍裏。

綠燈燈籠下的十三號，擺出她那天倫的聲調的慈歡臉孔，兩顆珠大的眼淚，將要滴下來了。

特派員不得不替她就心，就心她那兩眸淚珠神態。

「你怎麼樣呀？」特派員關懷地問。

「沒有甚麼！不過心情有點不舒服吧！」十三號沉重地答，但眼睛緊閉着。兩行熱淚竟流了

來了。

從第一號被捕時起，這不只使十三號難過，而且特派員更難過，不過特派員極力強壓着自  
己罷！

第一號被捕三號很像是特派員的左右手，他們三人在共同工作好幾個年頭了，從津浦線而至  
京漢線，從津浦線而至浙贛線，從交趾半島而至廣州灣，由香港而至澳門，他們三人都在同甘  
共苦，相偕為荷的合作着，現在第六號死了，特派員像失去一籃左手難怪十三號這樣失常的悲痛

五年來，十三號都追隨在特派員身旁的，第六號有時却會單人匹馬的打前站去，但十三號可  
說是沒有怎樣的分離，即使有短促的分離，也不過是個短期吧！青春之火，燃燒着這兩顆生死與  
共的心，在過着工作，為了他們的責任，更為了他們的信條，他們在聲之浪裏，再不能讓因  
這長與生肌，尤其是在第六號慘死的今天，為着替死者的同志復仇，怕誤了工作，誤了國家，特  
派員始終在絕對的冷靜中去繼續展開他的工作。

歷史與工作給了他們不少的挫折與磨練，把他們訓練得像銅皮鐵骨似的。不過特派員着實替  
十三號的年齡所需要就心，怕她漸漸在工作中，會投到愛之途這裏。

第五號特派員虛心地檢討着，他是個相當勇敢和機警的同志，祇不過在風雲幻變中使她的天  
賦活潑的個性，現在的十三號，是個易哭易羞的人，這當然是她最初開的少女青春期，因為他  
編不停地在死，這當然是他兩代人夢之生活裏的。

他……

他。

「這點我老早就在意料中，不過他們的暗殺隊雖然佈，但我不能爲了這個便阻礙了我們的工作。」

「不過這總是一件值得就心的事呀！」

「我總不以爲這是一件怎樣麻煩的事！」特派員故意地說。

「我們的工作，始終在死地中掙扎，你是不應該大意的，敵大德聯盟的計畫，現在裝備的移來對付你呢？假如你也大意，這危險的戰局將會是來得多！」十三號疲倦地說，希望能夠促成特派員爲這事注意。

「可是，我現在的安全，還在替德國保存着，請你放心的休息一會兒吧！說不定深夜還有工作的。」特派員似不在乎的，顯露着十三號就認之心。

「爲了我們的來臨，敵人出動了川島芳子，出動了土肥原。出動了稻田芳子，出動了黑龍會的最優份子，你請，這除用外來應付你以外還查不出不遍，川島芳子走了，土肥原會總本島的們的對手，這樣，使我就心的，還是稻田芳子，同時，你又是這樣的大漢！」十三號土肥原的

「管他的，來，他不過是送死吧！誰要跟我開玩笑，我就叫他看看我的手段！你以爲我跟稻田芳子在津宮時候，是對很要好的朋友，這次的會商，要上她的當嗎？」特派員顯明了他的態度

，當然，他恨那冤魂鬼，比恨任何可惡的東西都恨過，原因是第六號給他們傷害了。

「可是……」

「我真不曉得你怎麼能那麼善變，昨天還說要和我談談，現在就變得大不相同了。」

「我總是認為你應該小心呀。」

「不管她是川島芳子的黃金時代，就是她們的防備軍心崩潰，誰能阻止她們也要同樣吃她們的虧！」特派員更誇張的說。

「看你又這樣說了我就心的，並不說你門和過川島芳子，也不說你門不過土肥原和期滿，更不說你門不過稻田芳子，而是說：你和稻田芳子的關係太深了，也許你不會忘記吧！」

「我們三個人，在著雜誌的時候，因為你和她的感情太好了，當雜誌的那幾年，我們不要談你和她對國際的小情小意。」特派員把她說的話說出來，希望在他未碰過稻田芳子之前去警告他，同時希望稻田芳子不要再來的時候，我們不要來金銀。

「不過我聽你放心的，我也不能開玩笑的，你不要來。」特派員現在又後悔了，後悔他本應把稻田芳子的往事說出來，使她難堪。

「為什麼？」特派員摸不著頭腦。

「稻田芳子和X一起到廣州去，說不定川島芳子在不久也到廣州去，那麼，我們還有留在香港的必要嗎？」特派員又用工作問題去引起她的興趣。

「這當然要跟蹤他們了。」

「你怎麼也想到廣州去，對嗎？」特派員利用新舊的疑問。

「因為我們的工作對象，是即時的，沒有我們的力量。」

「好，我們決意到廣州去辦一辦。」  
他在椅子裏輕裝神氣，沿著樓在中間的方桌上，玻璃窗，遠眺着九龍，

牛馬那區車站的鐘樓，除了零亂的煙火外，一切都在肅穆中。  
「那要今後的香港工作，交給誰去負責呢？」  
「我正在考慮這個問題，本來最理想的莫如……」  
「可是他死了，這損失實在太大！」特  
派員銘感地回頭注視着她。

他倆處在這個滿佈淒涼的氛圍下，各自沉思着。

「我以爲港中的工作，可以交給第二號的。」  
「第二號是有勇有謀了，但就心他的體質太弱。受不消痛苦和打擊。」

「十五號怎樣？」  
「經驗還算豐富，可惜太易動感情，會誤事！」

「那麼要我回……」  
「那……」

「調回十九號不難，但星洲的情勢也是嚴重，其實山島芳子那班魔鬼離開了，香港相信也很

難辦的。」  
「第一號他體質太弱，十五號……」

「我有一位妥當辦法……」  
「怎麼樣？」十三號搶着問。

「……」

「……」

「……」

「……」

「……」

「……」

「……」

第五卷 第四回

三五

「運用第二號！」

「你不是說他體質太弱嗎？」

「還我一個人跟他合作。」

「那個富於感情的十五號嗎？」

「不。」

「還有誰呢？」

「你！」特派員沉重地說。

十三號意外的沉默了一會，她事前並不會想到特派員會這樣處置的，不消說，她無論如何都要爭持與他一道工作，不願留在香港。

「命令，我只有絕對遵從，不過你隻手回市，尤其是敵人特務主力集中廣州的現在，我是不願看你這樣冒險的，同時，你也得小心地全盤估計，我留在香港與第二號合作的使命大，還是跟你回市工作的使命大？那邊為輕？那邊為重？這點你應該想想！」她沉默了。

「其實第六號就死後，」十三號繼續說：「我每刻每秒中都在替你的危險關心，你還要忍心把我留在這裏！」

「不要說了！」特派員中止了她那悲酸的話：「你以為怎麼樣呢？」

「假如一定要找一個人補助第二號的話，為甚麼不給十五號一個訓練的機會，我要跟你回市，而且，我要對你的危險負責呢！」

「好，就這樣辦！現在有兩件事，在今晚十時以前便要辦妥。第一，請第一號和十五號來見我。第二，通知第一號和杜港同志，告訴他們以後要服從第三號的命令。第二號是他們的主管，叫



他們再不要談起我，或想起我來。」第五號特派員敏捷地把香港的工作來個重新分配，重新佈置，使他們回市後，香港仍在我方掌握中。

「知道了！」十三號微笑地轉身就跑去。我那第五號和十五號。

本來，第五號特派員和十三號離港後，把工作交給第二號去處理，也是很合理的，祇不過是特派員過於慎重吧！這原因，當然是過人半力已移移州，所以今後的主力戰，是在廣州實非香港。

要緊是粵人的特務機關大本營，軍事要點，集中黃埔，廣州就是地方特務人員活動的場所。

第五號特派員翻出了軍用的機關密詳圖，等候第二號和十五號進來，把計劃告訴他們。十三號滿笑臉的把第二號和十五號帶來了，他四人各搶一方的前佔了這四方桌，八張馬圍圍的圍珠，注視在香港地圖上。

「從今晚十二時零一分起，」特派員向着第二號說：「整個香港和九龍的工作付託給你主持，外勤工作，由你單獨計劃，同時是今後的駐港主管，你要努力奉公！」跟着轉向十五號：「你整理第一號訊台，整個情報網由你支配運用，祇要你冷靜一點，不要過於感情，華方通訊，絕不會給敵人破壞的！」

第五號特派員根據他倆的所長，替他倆分工合作，今後特派員即使離港，也不會使華方的工作變成紊亂的狀態。

「十五號注意廈門、台北、星洲、仰光、檳城、孟買、重慶、廣州這幾個訊台的情報，是廣州方面的更要迅速，告訴諸位，今後港中的工作注重通訊，原因是敵方主力集中廣州，所以

廣州的消息聯絡更要來得精密！」特派員把談話台的重要點說出了，說十五號特務偵查。

「第一就要注意的，先避免和敵人直接衝突，因為你的身體不好，最易吃虧的，你要注意！

「特派員跟着在地圖上圈了一個記號：「這就是香港臨時的英軍司令部，在摩星嶺37號個紅點中，

那個英軍的總署，已被敵人盡毀了，假如敵人能够精銳乘皇台高地後，三十多鐘內，據個紅點

要被日軍重炮全部毀滅，即是說，英軍司令部被敵人瓦解，同時那裏有個回點，凹點的第七個防

軍要撤銷，那個哨官是敵人救買的美奸，扯旗山頂要緊炮位，全部被第七哨崗炮臺佔了，現在敵

人的軍事計畫，一定要佔領九龍城和柴灣台高地，因為這是個威脅和被填香港炮台的主要炮位，

這點，香港政府和他軍官命令是不會變動的，你要把這個情報跟麥克杜格迅速解決，最易是交

回他們自己去解決，這是第一點要注意的！」第五號特派員說到這裏，略停片刻，同時向第二號

以考索的眼光瞟着。

「第二點要注意的，就是要跟英中營的華籍孤軍保持聯絡，祇要英面商兵開始接觸，就要跟

英方交涉釋放孤軍，但這裏有問題了，假如英軍與華軍是聯合作戰的，你可領導孤軍，要求英政

府發給他們軍火，與英軍共同作戰，反動來說，就要佈置他們，取道深埔，備辦自軍封鎖線，轉

回淡水東州來。」特派員說了這段話，又略停片刻。

「第三點，是前一訊號台的問題，我們祇可在必要時把訊號台自動炸毀，也不准輪敵佔據

同用，影響到公報事，這關係任何生命與工作都要緊要。」特派員把這些要點說完，河夜鼓鑼無分

配計劃員會完成了。

他們各自回到房間去，明的工作，十三號的房間，就留下她一個人在徘徊着。

他們各自回到房間去，明的工作，十三號的房間，就留下她一個人在徘徊着。

車旁那幾隻海鳥，向車的方向伸頸，唧唧沒有聲息。直到第二天下午，他才給派派來。叮叮噠噠地響，像他跑起來的時候，才知道是到了第二天。他做這件海軍的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

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

這艘船可以保持一海上英雄。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

「到香港嗎？」特派員問他。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

「到香港嗎？」特派員問他。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

「到香港嗎？」特派員問他。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

「到香港嗎？」特派員問他。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

「到香港嗎？」特派員問他。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他做這件工作。

「第二號。」

「早晨！請進來！」

「消息不大好！」第二號推開門說，隨手把門關上。

「我們的同志……」特派員懷疑地。

「不，川島芳子命令敢死隊，從今天起，實行向你謀殺。」

「謝謝你！我已經有應付的辦法了。」

「我以為特派員在這裏休息幾天吧！」第二號勸止他少露頭角，免遭不測。

「多謝你們的好意，還有別的問題吧？」特派員以很感激的態度報答他。

「沒有了。」

「那麼我們現在有一點事情，馬上出去。」特派員給了十三號一個暗示，叫備準備。

「我以為特派員還是小心一點兒吧！」第二號再勸止他。

「情勢」天天的惡劣，從第五號特派員并不因為情勢惡劣便停止他的活動，祇有情勢惡劣了，更加速他的工作與信心。

他和十三號駕着自用快車，駛到統一碼頭去。

汽車停在統一碼頭上十三號把機槍架在車廂裏從心吊胆的衛護着特派員，因為汽車停下來，危險的成份總是較高的。

輪船把汽車渡了過海，特派員知道油麻地那邊是敵方特務人員的密集點，這樣便把汽車換給

十三號駕駛，特派員親自留心幻變。

車子駛進彌敦道時，從奶路巨轉彎出一輛黑色房車，情形是向着特派員的車子阻着去路的。

連朝十零號的車輛十分精靈，很狡猾的越過了彈道。

當特派員的汽車轉入荔枝灣道的時候，那部黑汽車已給特派員從反照鏡裏發現了，看牠的儀形，是向著自己的車子追擊的。

「加油！」特派員把機關槍轉向後方，準備事件的發生。

再轉三號小心地加速向荔枝灣道底英軍總部駛進，由於那汽車的特速和駕駛純熟，那部攔截他是節暗殺隊的黑汽車，終於趕不上來。

英兵營入口處，是條很闊的柏油路，到那裏的人，除了穿海制服的英軍外，別的，便要檢查證的。

第五號特派員因為備有英政府最高統帥部的呼令，當然能够直入，同時砲崗也得肅然敬禮。

「軍警重地，擅進嚴辦！」這是兵營門口監衛的條有中其兩個文字的大木牌。

越過鉄絲網，轉過長官的洋房，特派員牽着十三號在慢步的深黑馬士，馬士正看着那部黑汽車，「音樂，這三位一體」的混濁臭味，也許，這是美國兵營底特徵吧！

原來跟蹤特派員的那部黑汽車，是敵特務隊的車子，汽車上載了四個便衣密探，也許要暗殺隊，他們一直追蹤到兵營門口，似乎還不肯把特派員和十三號放過。

當敵密探隊要進入兵營大門時，英兵循例向他們取閱通行證，因為他們沒有通行證交出來，

馬上給哨兵發覺他們是日方密探，兇兇地吹起英軍專用的哨子，從第二層樓中跑來幾個武裝軍士，拿着長槍，向這四個日特務員痛擊，日探們抱頭而竄，乘回原有的黑汽車飛遁，這四個日特務員，

四個日方特務員，回到大佛商店的大本營裏，他們倒鑿了回去報告，更受情報組長木村種官的痛罵和重罰。



「略開賭」布喬中校也不利於賭博的主張。

「本人對賭博問題未有把握，同時因賭博則到了，要參加另一個會議。」特派員知道這話

這裏，是沒有一點好處的。因為他的解釋，與政府那目不自利的辦法，衝突得太甚，為了免除麻

煩，他只有飛快的離開這賭博的軍事會議。

「先生一點意見也不參加嗎？」在布喬中校感覺似的。

「祇有一個意見。」

「能夠請司令部接納嗎？」

「印兵也特請過來參加呀！」特派員頭腦着在場的所謂海陸空軍高級官佐。

「不過現在來不及了！先生對海軍方面有貢獻嗎？」布喬中校敷衍的問。

「似乎要增加吧！單其幾艘潛艇，我認爲力量還不壞！」

「那麼有陸空軍呢？」一個少校階級的空軍官長跟着向特派員詢問。

「派員的姿態，還算成誠不虛！不過對海軍力量太少了。」

辭去

「離開會議廳，特派員乘十三號跑上剛才來的汽車，也由十三號去駕駛。」

「也許那那輛我們沒淚的黑汽車，還在門口的！」十三號向特派員說。

「管他幹嗎？」

「我仍在邊門轉出青山道吧！」十三號總是小心的，他還在詢問。



汽車靈敏地越過了鉄釘線架成的鉄柵，背靠着坡角道，轉入青山道去。

「要是那軍真的用武力佔據九龍，我們怎樣辦呢？」王號好奇的問。

「樓丫頭，我們的國軍，不是一樣可以奪回來嗎？」

他愉快地對視着，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這微笑，是正義的，敵人在這裏奪取盟國任何的

地方，華軍都有辦法奪回來。

「那麼，你又何必幫他忙？」十三號反問。

「爲了鮮明中國的態度，即使盡最大的力量，也是願意，不過他們不擔心，我們祇有任他擺

幹一次！等他碰碰釘子才來請教我們吧！」

「那麼，我們幹嗎要到香港來？」

「爲着幾百萬僑胞的安全，我們下能够讓敵人爲所欲爲的！人家不能保護殖民地的僑胞，我

們只有拿出自己的力量！」特務員一她解釋着。

「這樣就讓香港先給敵人搶去。再由  
這樣？」十三號俏皮的反問。

「討厭的！老是這樣噁騰！」

汽車就回彌敦道，時間快到中午了。

特務員牽着十三號，跑到彌敦道的三樓。三樓是彌敦酒店特闢的「經濟房間」，爲着避免

敵人對頭等房間的注意，他倆就進八三二七號房中。

彌敦酒店是僑省府人員來港旅居的旅館，佈置還算追得上頭等旅館，同時它和一部分日籍

特務員，也很喜歡寄居那裏，因爲那裏的侍役，豈是受過訓練的禮儀萬分的女士充任，旅途中

的聊天，也是樂意留此住宿。

「特派員老張已辦看到遺跡，所以在第六號未死時，他會交給第六號在彌敦酒店內，佈下二個特務機構，二個向第三號女特役，就是特派員的第七號助手了。

「第七號特務老張是個生於福州的古鎮少女，因為她太受第五號特派員的感動，而且在第六號未

與死前，極力為她介紹到第一訊台的。

「她看種種黨工工作，曾經有過不少的成績，與其說第六號是特派員得力的助手，不如說第六號的第七號是特派員的得力助手吧！因為第六號的成就，着實的一半是第七號的功績。

「為第六號死去的特派員更感覺得本身崗位的力愈太薄弱，存活的助手如第十九號來已派到遠處的，其來，不是弱士回來，其實，那邊也不能少了她。

「誠是感覺得力量薄弱，於是就心着工作空虛，特派員為了應付整個敵人攻勢，才下最大決心去重新佈置，和徹底充實力量。

「去重新佈置，和徹底充實力量。是特派員繼十二號後，訓練出來的一個戰士。

「如李特務，又是高度緊張工作中去同敵人反攻的時候了。

「第十號，祇知道特派員就是生命！就是力量！就是命令！他們三人相依為命，進力進攻。

「不是一件空談的事，這原因，他擁有土肥原、磯谷、川島芳子、桓吉，此外，尚有不堪注視的×××、當派大偉等，這算是敵軍進攻廣州敵人特務大才。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月...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危...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見了...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不自...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一...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一...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一...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一...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一...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一...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一...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一...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一...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一...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一...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一...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一... 德委第... 廣州本... 德委第... 廣州本...



「這消息都沒有嗎？」特派員更關懷的追問。

「沒有，他老是早出夜歸，且如他得回來，決不帶我來，這話我聽過。當有人去探問，他總是說：『不可信了！』會再說。中國的事，太平了，這話就說。」

「不過，還有一點實實的，就是廣州訪報團是臨時軍隊，呂藤執是教部高級官員，長和持訪人員來在廣州與虎門之間的運輸船，他們在廣州的交食點，是前歐美同學會，現在改為粵省政府的公餘俱樂部，即是文德路那一間，還有，川島方子是早晨七時十八分離港的，乘白銀丸內河輪直達廣州，陳道應和木村同船，有飛南京準備。第七號從記憶中慢慢說出來，她像瘋癲似的，不停地深深呼吸着。

「十三號！」特派員轉着臉急的很，拘十三號說：「七號的話，你要記着，不得遺漏！」

「是十三號，三號美明其妙，祇有用神祕的眼睛回答。同林延壽講人話，同林延壽出一個笑風，」

「陳克杜林約我下午三時在蓬裏等候他，要是你們沒有旁的清事，在這裏也好。」特派員又

迴顧着第七號，很關心他的健康和影響不樂的態度。問他轉呀！「林延壽以尋問同林延壽，」

「這個對原的裏頭，着他講，他好過是空談。這話我聽過，」了什麼工作呢？在我們這有一

個像他這樣的裏頭，這話我聽過，日本領事館這話，這話我聽過，」

「他對那兒那兒的印象壞極了。」

「你這意思，那兒那兒那兒呢？」特派員更關懷的追問，口吻和聲說。這話中，以那兩兩兩美，由安

「這話我聽過，」

「這話我聽過，」

「這是整個盟國的問題。」特派員含糊地解釋。

「那舉為了盟國，我們就要替他們送死！這手段，太醜陋了！」十三號恨透了麥克杜格的手段，反感地向特派員洩洩氣。

「他不致於壞到這個田地吧！」特派員雖然還似替麥克杜格在辯護中，但他的腦海裏，也受

到同樣的感觸呢？  
「你為什麼還替他辯護？第六號之形，真的是誰？也不過是些能保衛之國格，做一個可憐的犧牲者吧！」十三號有些悲哀的成分表現着，態度是悲酸的。

「我們是準備離港了，今天的會面，也許有個好轉吧！」特派員以整個同盟國的勝利為大前提，所以並不討教到他們的乾虧。

「我倒希望看看他，這個所謂英國戰時統帥部香港情報部主任麥克杜格先生！為着這個足球，是否四方八面都守得圓滑？」第七號也忍耐不住了，向特派員插入這句話，同時擺出一個護護

的臉孔來。  
「我並不是一個傻子，許多事情我都能看穿，不過為了顧全大局，中國即使吃點虧，也得完

成這個艱鉅的任務，消滅敵人的任務！」特派員這時候，只有表明他的見解，使十三號和第七號得到安慰，不要再說這個討厭問題。

這樣，十三號和第七號，各自安心地睡覺，他們都有共同的見解，認為中國抗戰勝利後，全世界的窮苦民族，是不會再吃虧的。中國始終是太平洋上的一個燈塔。

三番五次地替麥克杜格和貝脫蘭併肩而來，特派員那聲誠和藹的態度，着實使人喜歡和樂於接近的。

「聞才有準備回國之消息嗎？」麥克杜格以考察的口語向特派員查問。

「必要時，也許會回去跑一跑。」特派員並不拿出肯定的說話來答覆。

「要是閣下國的離港……」麥克杜格吞吞吐吐的故意停頓。

「對香港也沒有什麼關係呀？」特派員謙虛的補述。

「有關係，不只有關係，而且關係太大呢！」麥克杜格不著頭腦的說。

「對的，閣下要是離港的話，恐怕南太平洋也轉轉問題了。」貝脫蘭投機地對麥克杜格

的意思，很像一對「雙簧戲」的滑稽演員，十三號顯得很有趣，微微的暗笑。

「那麼兩位的意思……」

「代表統帥部請求閣下，暫時留在香港，同時請中國政府。給我們幫忙！」

「多謝統帥部的好意，不過，我們現在尚未決定行動！」特派員不願把實情告訴他，祇得應

付目前。

「那麼閣下就是說，不離開香港了！」貝脫蘭一定要明白特派員的去留，急切的以最技巧的

方法探問他。

「對不住，我並沒有這樣說。」特派員否認了貝脫蘭的狡猾言語。

「這樣，閣下決心離港了！」麥克杜格乘機參入這問題。

「可是，我也沒有這樣說呀！」特派員也嚴肅的否認了。

「離港也好，留港也好，老實說，這是一件機密的事，我以為香港當局，還是用點精神去應

付這個局面吧！」十三號率直的說出來。

「小姑娘太會開玩笑笑了。」麥克杜格給十三號把癢處說了出來，怪難為情的。故意用這說話

「你遮掩他的慚愧。」

「你不要看小人，川島芳子也吃過他的虧。」第七號也不示弱的補上一句。

現在三一七號房間已高興起來了，祇有可憐的麥克杜格和貝脫蘭感覺得不安。

「她們倆都是不識規矩的小姑娘，不過我也常常借力她們呢！」特派員緩和着說。

「假如閣下真要無港的話，最好是到司令部一次，我們還有很多問題，需要閣下幫忙的。」

麥克杜格踴躍地要跑了。

「要是決定跑了，當然向你們告別的。」特派員把房門拉開，「再見！」

「再見！」麥克杜格一無所獲的離開了彌敦酒店。

「他們都是狗，大西洋狗的，有時候連自己的門口也看不穩的！」第七號向十三號噴噴笑的

「哈哈，好一夥滑稽劇，多好看！」十三號俏皮地嚷着，把特派也感動得笑起來。

「爲什麼情報都這樣瞞心我們呢？跑與不跑跟他們有相干嗎？」第七號那一連三晚未曾睡的好

「問題並不簡單，同時很嚴重，難道還不懂嗎？香港情報部的工作，就是我們的工作，我們

「那麼我們決定回市了？」第七號鎮定着問，房間裏又回復緊張的狀態。

「那末我們決定回市了？」第七號鎮定着問，房間裏又回復緊張的狀態。

「我可以要求共同工作嗎？」第七號呆坐着特派員，她心裏隱隱說着，「一定成功的，一定成功的。」

「我可以要求共同工作嗎？」第七號呆坐着特派員，她心裏隱隱說着，「一定成功的，一定成功的。」

「我可以要求共同工作嗎？」第七號呆坐着特派員，她心裏隱隱說着，「一定成功的，一定成功的。」

「我可以要求共同工作嗎？」第七號呆坐着特派員，她心裏隱隱說着，「一定成功的，一定成功的。」

「我可以要求共同工作嗎？」第七號呆坐着特派員，她心裏隱隱說着，「一定成功的，一定成功的。」

「我可以要求共同工作嗎？」第七號呆坐着特派員，她心裏隱隱說着，「一定成功的，一定成功的。」

「我可以要求共同工作嗎？」第七號呆坐着特派員，她心裏隱隱說着，「一定成功的，一定成功的。」

「我可以要求共同工作嗎？」第七號呆坐着特派員，她心裏隱隱說着，「一定成功的，一定成功的。」



「你快和十三號去！」

「那好極了！」第七號歡喜得瘋狂的，跑到十三號前面，沒理由地在推動着她。

「不要嚷，靜一點吧！現在要對國市的工作了。」特派員制止着第七號那失常的態度。

「我廣州夫！這不是開玩笑嗎？」十三號給第七號一個警惕。

「特派員是個百勝將軍，還有甚麼可怕？」第七號把她的信心，答覆了十三號。

「這老可不同了！我們不要自恃，甚麼時候都要提心吊胆？」特派員也給第七號一個警惕。

「小中心！我們要有，但不要自恃！」特派員再為她解釋。

「這次爲了要對抗敵人的主力，我們要特別小心！」特派員改了嚴肅的態度說：「敵人目的

的注意點，明顯地集中在我們的身上，爲小心和精密計，你們要分頭打聽去。」

「齊出發嗎？」第七號問。

「我們絕對要，麥克杜格那邊也不要發覺！」特派員注視着十三號，

「第七號收道澳門，江門，從陸路回市；十三號收道澳門，從水道回市，同一日出發。」

「回市後的計劃怎樣？十三號急於要知道的。」

「你要混進白鶴洞江軍第一棧橋中，集合武裝同志在白鶴洞海面，候我消息，因爲第一棧橋

，是由合商情裁組長主持，在過去，我們不少同志在這裏遇險，假如我們佈置妥當，可跟駐兵一

排。把守這棧橋的只有一小隊海軍陸戰隊，二十個便衣密探，我們如果能有三十名密探，就可以

解決他們的！」特派員給十三號小心地說着，同時在考慮她的態度，是否會受其惑。

「解決他們的！」特派員給十三號小心地說着，同時在考慮她的態度，是否會受其惑。

## 第五號情報員

「現在有兩個方法：一個是化裝成船娘，在那裏探察敵兵往來艇艇，一方面可在那邊候你消息和密探軍情呢？」十三號把她的計劃提供出來，給特派員替她考慮。

「我對你的工作，是很放心的，這點，你要察環境呢！」特派員加強了十三號對工作的價

「我呢？」第七號詢問着。

「你幫忙呢！但不要緊，廣州的同志都是得力的戰士，通訊臺，你要組織三個：第一訊臺在惠愛中路與漢民路之交點，第二訊臺在沙面，第三訊臺在白鶴洞，尤以第一訊臺為最重要，因為這是個市內的情報傳遞站。」特派員把這嚴重的工作交給第七號負責，他心裏跳動得復失常，和她合作，這是第一次，怕她萬一失慎，影響全局。

「必要時，沙面的第二訊臺，白鶴洞的第三訊臺，我可負責的，第七號應該全副精神注重市中心區之傳遞臺。」十三號因為這是第一次和她合作，怕她負不了這大任，願意將沙面和白鶴洞兩訊臺移給她，這是一個地理問題，因她的工作崗位是由沙面至廣南（車歪砲臺）的海面，白鶴洞是個中點，這目告奮勇的工作態度，是十三號的長處，也是特派員對她得到好印象的地方。

「第七號的意思怎樣呢？」特派員徵求第七號的意思。

「我願意和十三號合作」第七號亦有同樣的感覺。

「那就好辦了，我們準備吧！」特派員暗示她倆。

「大概什麼時候動身呢？」十三號急於知道的。

「明天下午三時。」特派員徵求她的翻閱手冊，離開彌敦道的三二七號房間。

到了... 早上，香港和九龍... 那些屬於形式的所謂防空訓練班演習的... 不難說工作者，在街上三兩的聚集着，活動着，這樣的空襲早已... 香港華人以「我」是「皇... 家」服務了...

家山服務了... 辦徹天際，大約十五分鐘後，一中歐的皇家機軍，似向香港山頂砲臺進擊，這演... 習的結果，又是防空隊失敗。

一在這個演習當中，深圳至沙田這段鐵路線，日軍利用其飛機，掀起了「一假衝突... 襲」雙方派兵，以輕機槍和手榴彈互相轟擊。

會整軍血戰，整個北平... 印兵尚在保持著原有陣地，這陣地，能够保持的原因，是日軍沒有用坦克... 車進攻，輪進僅是衝動耳，集成一個機械化軍團。

一擬備只管接觸，雙方亦能會戰... 可憐了英方的印兵，日方的軍軍，受傷... 告辭死亡的人完全是這兩種不知所謂的給人驅使的沒有知覺的犧牲者。

一清晨中，特派員遇着英方將領... 給他刺沙田前線去，特派員考察着這兩相接觸點。十分... 小心的謹慎判斷，他認爲這樣的佈置，這樣的軍力，和目前的準備，九龍着實沒有辦法保衛的，

只要把接觸點擴大也將有絕對的模樣。

一因爲沙田前線的炮聲隆隆，特派員的考察... 他一聽着這新築工事。百餘年來構思的香... 港，在大敵當前還在嬉戲中去撤撤的嬌！這不實際的舉動，對香港是無補的。

一變化的時局和情勢似乎在緊張，也似乎在鬆懈。特派員明白自己的任務尚在急度加緊中，他曉得目... 前真正的任務，并非在香港，而是與香港相依爲命的廣州。

一聽明白了目前的使命，馬上回到香港，在羅便臣道的第一號室中，決定了第二號，十五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沙田國兵開始衝突了，廣州方面的情報怎樣？」特派員匆忙的問。

「自前次至現在止，廣州集合了五個師團，三個騎兵聯隊，瓊崖方面，四個師團。」十五號小心地提出報告。

「敵兵從那邊抽來的呢？」

「憑航線線抽來二個師團，開到廣州，廈門方面抽來二個師團，駐紮瓊崖。九十五號補走着。」

「只又出肥標到了廣州嗎？」

「小令今晨五時，抵達虎門要塞。」

「從明天起，所有關於第一訊查的情報，都要轉到廣州去。」特派員把這時期關心的事情，告辭于士瓦號。

告辭于士瓦號。

「根據特派員的見解，香港會不會這樣子打起來呢？」第二號特派員探問。

「車到不車時候，因為川島芳子赴滬不久，計劃未定，破谷一定要等土肥原在滬主持戰局，受命會發展他這謀，從他們的計劃下個判斷，沒有這麼快，從他們的軍事調動下個判斷，更沒有這麼速。」

「特派員把仲另一看法說出，證明香港暫且安定。」

「被田那邊英日軍兩兵衝突，會不會擴大呢？」第二號補上一句。

「當然不會，這不過是一種試探性質吧。」特派員更決定目前的香港並不會有大的變動。

的階段。

「特派員暗暗地猜想，假如陸軍進攻香港，一定同時進攻星洲，日軍事上，敵軍決不會任憑英軍調動星之間，互相抽調兵力，要是英軍調動星洲，英軍不能抽調，香港之戰，當然失敗。」

為了這個關係，特派員才決定在最短時期內離開星洲。

...

...

離開十五號的房間，轉到十三號那邊去，計劃確是將滿。第七號和十三號，早在守候着牠。牠們靜默的等待着。我們又要短期的分先開呀。」說罷，這一去，說不定是幾時還是永別哩。

「你們都準備好了嗎？」特派員望見她們有難堪的神態，祇用這句話去解開這寂寞的環境。第七號和十三號不約而同點了點頭，仍在緘默中。特派員，你是我們的胆子，也是我們的力量，我沒有勇氣放心你單獨行動！」十三號悲臉的自語着，兩顆眼珠在凝望着牠。

「傻了頭，你不是在第一級橋聽候我的消息嗎？」特派員安慰着她。不過，很難說，我的心情極極了！」十三號皺了皺眉頭。

「這會妨礙工作的，就是此去一定死，你也要喜歡地送我。」這句悲感之話，還却惹得第十三號流起淚來。

「你怕嗎？」第七號也感動地安慰着十三號。『本，我一點不怕，只是不放心特派員身入虎口吧。』十三號極力筆揮着嬌貴的、尊嚴的。

思想與行動。

『就算送死，也要一拼的！』特派員嚴肅地表白了此去的決心和態度。『呵！覺得太可怕了。』十三號喃喃着。

『我們要談道吧！決定明年七時，你們離港，採運澳門國市。』特派員這偶然的行動終於開始了。

「全滿集票，下星期二，我乘昇昌太古輪回市。」

「爲什麼不乘廣東丸或白銀丸？免在招商局的第一捷橋多買一次險。」十三號對特派員乘英商船是多一麻煩的上岸檢查手續，要是乘日本船就可避過西邊中氣安寧。

「恐怕不會這樣簡單吧？廣東丸和白銀丸經常駐有二十名武裝隊兵，十個特派員，危險性總較多。假如兩方面都有危險，乘昇昌船，還可在第一捷橋跟他一拚。」特派員解釋他要乘英商船原因。

「好，下星期二，我在那邊佈置妥當，你安心來吧。」十三號絕有把握的顧客特派員，同時，表露出一種很有辦法的樣子。

「你的訊號會怎樣？」特派員回視着第七號。

「看吧，我一個新姿態出現，佈置廣州傳運總站，祇要你回抵廣州，就會使你驚異的。」第七號并不說出方法，特派員知道這是她的特長，也不追問下去。

五天後，廣州財政廳前，在X X中路之X X路口，新開了一間專門推銷日本「計時」的鐘錶店，規模還算不錯的。

廣州淪陷後，商業繁盛區移到X X中路財政廳前一帶，這段成了日本商業中心的場所，第七號看中了這地方，開設一間「標準鐘錶店」，店裏的貨式不多，全是日本鐘錶廠上幾百多個掛鐘，玻璃櫃裏幾個座鐘，和一部份的手錶，在這樣看來，這間鐘錶店，大概以修裝機件爲主業。

「標準」鐘錶店的老板，是個十足半度的老闆子，兩個文質彬彬的店員，裏面坐在主位位置，是修鐘錶。老頭子和一個妙女主持業務。修鐘錶的妙女是第七號化裝的，此外還有

一個在偽市立學校念書的小童，約十四歲左右，化裝做第七號的弟弟，專任情報傳遞工作，舖裏店裏，一共五個人，都是第七號的忠勇同志，同時化裝得一點破綻都找不着。

第七號有一口漂亮的黑漆櫃，同時靠櫃裏面還有幾位老練師傅，「標準」舖裏店的生意大有應付不暇的樣子，因為她是個漂亮的台灣少女。

這間舖裏店的人員，雖然力量很單薄，但牠所負的使命十分重要，駐市的特務人員，全靠牠來傳遞和交換意見，同時是供應便衣隊軍火與經費的總供應站。

老頭子，女店員，修理工，小學生，這五個負有重大使命和責任的人物，都是特派員派上來的最優秀的同志，廣運的主任曾與各展開，情勢能否確切不誤，這全靠第七號的領導了。

「太陽轉過中午的時候，一個化裝做偽府高級人員之妻的裝裝少婦，牽着一個四歲左右的小孩，「標準」舖裏店裏，很悠閑的把手裏那本本子交給師傅。

「去小班的李佩英小姐，」第七號師傅笑着說，「你這孩子很謙虛的，談過來細細查問。」

「裝裝少婦在那裏上，這裝裝短針都是紅針時計的同志了，雙方作個會意的微笑，從小櫃裏交回另一個紅針時計的同志。

「這裝裝短針少婦，把手裏那回手上，裝裝小櫃裏裝裝的裝洋食堂（舊中國戲院）那裏跑。

「這裝裝短針時計指著十二點正鐘作味動的，就裝裝五號的同志，這裝裝短針時計的同志，這裝裝短針時計的同志。

「這裝裝短針時計的同志，這裝裝短針時計的同志，這裝裝短針時計的同志，這裝裝短針時計的同志。



忽的接到十三號那邊的第二號台去。……  
從今天起，沙面也戒嚴起來，平時既有兩個印度巡邏守往東門口，今天却加上兩個巡邏，出一  
四種那邊老早釘封了。

由沙基六二三路，假如你要轉入沙面的話，除了領事館發下的特准通行證，得以自由出入外，  
，旁的再無辦法踏上那座土做土橋，因為這是個所謂越然的相界，……  
那個小學生跑到崗位旁，從軍裝裏抽出一張「特准通行證」，英籍的兵看了一眼，拍拍肩  
他的肩膊。

「要檢查嗎？」小弟弟天真的問，同時把書囊慢慢的放開。對着土不讓，敲五鐘響聲中，映着  
「去吧！」英兵循例的答，但他的眼睛不能地注視着小弟弟書囊，急欲由書囊裏來探察查閱。  
「謝謝你！」小弟弟把書囊的帶子搭回小扣裏，把車子向前推。

「停！」英兵開玩笑似的。  
「甚麼！」小弟弟心裏微抖着。

你到那裏去？  
「去英租界！」

「那個門牌？」  
「大英領館！」

小弟弟轉回英籍兵一個天真的微笑，一口氣的腳踏車把他移送到英租界去。……  
一處面東的花園別墅中，小弟弟在鐵欄上敲着記號。

「滴滴滴，滴滴。」

「誰？」房裏的聲音。

「是我。」

「爲甚麼不說實話？」

「他這小靈敏實在太靈了。」

這就是根據發除這情報是一段必然的問答，因爲在這問答中，十三號可知道門外是否站着

己的同志。不要禁止。」

一個印着「避到洋房門口，看着十三號儘管在痴情在微笑着，十三號有點害怕他，把小弟弟

「小弟弟，我們沒有要麼嗎？」

「十三號還靈敏地，滿懷希望的注視着他。」

「抱着」個小孩的嗎？」十三號猜想地問。

「對了。」他微笑着，把紅針手鏢交給十三號。

十三號靈敏地「過來，很小心的鏢亮揭開，取出了鏢面，在鏢面的背面，鏢用「

水鏢」，現出「與七號」一發行動」七個很清秀的針筆字。

她很明白的，那個牽着孩子的艷裝婦人，是跟第五號特派員真通消息的，回市雖然不過五天

，但心清一靜，聰明特優良的英姿，又湧現在腦海裏，情緒是紊亂的，思想是不寧的。

「小弟弟，你要加開快車，回去請姊妹馬上到這裏，還有，把你身上的通行證交給她。」

「好，我馬上。」小弟弟回腳踏車，風似的踏出沙面。

看小弟弟離開沙面第二個台時，十三號的腦海裏，老是浮現着「與七號」一發行動」這七個字

「爲什麼我這次不能單獨作戰？爲什麼要與七號一致行動？難道我的工作能力退化了嗎？難道第七號進步得比我更有辦法嗎？不會的，沒有這個理由，也試第五號特派員覺得廣州情形太複雜了，所以叫第七號跟我一致行動，充實力量吧！我不應該狂猜亂想，第五號特派員始終是信任我的。」

十三號并不安心，老在室裏踱來踱去。她在這疑難的問題中，想不出一個結論，祇希望下午三時，派員回來後，問他解答就是。

十三時，派員回來後，問他解答就是。

心情雖在紊亂中，但她却冷靜地制壓着自己，假使今天露出破綻，不是完了嗎？祇有把她的

手提機關槍再來一次小小的檢驗。

機關槍在她敏捷地的檢驗中，總算滿意，同時換上了一盤子彈，給她的隨從助手運到四河北邊的小碼頭中。

「今天的備船，要準備一根太陽旗。」十三號輕輕地說，同時把手提機關槍交給她，「要祕藏地點，運到電船去。」

「丁太陽旗不要掛上了？」

「丁太陽旗不要掛上了。」

「那裏要來幹嗎？」

「你現在不應該知道的，等一下子，你就明白。一十三號吞吞吐吐的說。

「我這不懂這複雜的生活，我希望在這一二次能够跟特派員一起工作！」十三號的助手，不

「要幹，我們就得好好地幹他一幹，我們的機會快到了。」十三號安撫處的副後助手，但態度總是有些涵涵悽悽的樣子。

她靜靜地跑到望台的欄杆旁，看着白鶴河河面的招商局碼頭，如今改爲危險地帶的敵海軍第一棧橋，和廣南河面的車歪砲台。

特別惹人注意的，還是現泊着白鶴河河面的三艘敵V字砲艦，假如特派員真正遇難時，解決第一棧橋的幾十名獸兵，當然不算甚麼。但那艦隊的白鶴潭警戒線，簡直沒法衝過，即使能够遊了艦上的運來砲，但那艦上的遠程重機關槍，也是不易擊付的。

十三號對這個問題，覺得太可怕了，難道這就是我們喪身之地嗎？她總憂慮的，始終找不出另一個更安全的辦法來了。

由於縝密的考慮，她提起了望遠鏡，查看着在三時以前便要集合的十五艘快艇來了沒有。可是相隔太遠，同時艇內陽光透不進去，無法分辨那些快艇是否自己的便衣同志，她更爲就心。從西濠口粵海的鐘樓送來了幾聲沉重的交響，十三號就給這鐘聲引誘着，轉視到鐘樓上，時間已經到了下午一時了，但第七號還沒有見來，於是她又替小弟着在路心就心，生怕他在半途發生事體，消息不能遞送到第七號那邊去。

小弟弟離開沙面後，匆匆的橫過太平南路的十字路口，意外的在今天這裏來了一個打針證的大檢查，查着沒有打針證的，便給獸兵兇狠地一個耳光，有些還給他一棒，昏暈路下，在昏暈狀態中呻吟着。

幸而小弟弟早左空留備妥，不致被獸兵留難，同時他穿的是僑市立小學的軍軍裝束。比較能够轉獸兵視線，不過兩邊的過路人，一個一個的給他們麻煩，一直在西濠口就悟了兩個多鐘頭。

他後得身任重務，而且十二號告訴他，這消息是不能遲延的，假如遲延了，第七號怎能及時達到十三號那邊去？

大弟。小弟弟慌活的把腳踏車偷偷地轉入西堤二馬路，取道十二行出「德路，風似的轉回車鐘鍊店裏。

久候在店面的第七號，見了小弟弟回來，馬上把他拖到樓上去。

「爲什麼會這麼久？」第七號匆匆地問。

「急得我要死了！」小弟弟滿下淚來，惶惶的說：「十三號請你馬上去，在「聚賭前到達沙面。」

「糟了！」第七號望了手錶，「現在一點十五分了！」

「很要緊的，你馬上去吧！」小弟弟把煙卷丟下樓去，用掌心抹着兩三點點在額下的淚珠，心

情已在絕度的紊亂中。

「你不要跑出去，在這裏等候消息！」第七號裏不放心的告訴他。

「我一定會回來，總行證交給你，要避至西堤口檢査站，車子給你吧。」小弟弟並沒有忘記十三號告訴他的話。

第七號乘了小弟弟的腳踏車，從西堤路轉過太平橋，到了「德路」口，取道「德路」轉出沙基

六二三路，這樣便避過了西堤口檢査站。

搖例的從沙面東橋直進，去過通行證，一口氣的跑到「十三號」的房裏，心裏想：「這門鎖開

「小弟弟弄糟了嗎？差不多兩點鐘了！」十三號見着第七號來了，心情是鎮定下來。

「這門鎖開檢査站，小弟弟給裏面鎖住了兩個多鐘頭。」第七號喘着氣說。

「特派員有電報來，叫我們一致行動。」

「決定今天乘舟回輪來嗎？」

「是的。」

「我們那裏時間差不多了。」  
「還不差，還有一個鐘頭，我們在這裏等候，祇要看見昇陽船的時候，我們才出去也不遲。」

「十三號要開進的坐下來。」

「我們的工資，要不要來個分配？」第七號發問的問。當然，今天要特別小心，生與死，成

與功，功與失敗，都在下午三時決定的。

「我們行動要一致，但實在可分開！」

「那麼我担任的，告訴我罷！」第七號很有把握的詢問她。

「不要忙，下午三點正，有十五艘快艇分佈在第一棧橋的西北方，每艇中有四個敢死隊，裏

面藏有炸彈和輕重機關槍，這十五艘快艇的戰鬥力，足龍應村第一棧橋的數百名獸兵和二十名特

務員的，為小心計，交給你去指揮，萬一發生事故，我們要進佔第一棧橋，掩護特派員從陸路退

却！」十三號計劃地說。

「為甚麼不由水路呢？」第七號建議着。

「水路？插翼雞飛！北面有白鷺潭三號Y字砲臺，那邊設了一個重機槍網，警戒廣州進口，

南面有廣南砲台，阻斷江心！」

「不過我認為陸路的掩護退却，並非上策，原因是很淺顯的，日軍駐兵四郊，風聲一起，祇

有被人包圍！」

「我考慮過的，剩此一條退路，祇要槍聲」響，埋伏在白鶴洞鄉的五百名便衣隊，便可帶我們衝出去的。」

「就這樣吧，你在甚麼地方照應呢？」

「我化裝做一個碼頭船娘，在碼頭上護衛特派員，因為這護衛，都是由那個不是發賣的吉花白。情報組長木村桓吉親自担任檢問口供，最麻煩的。他們的手冊中都有特派員的相片，每個上岸的乘客，都在小心對過相片和問話呢！」十三號坐近第七號身邊，類似就心，也類似難堪的告訴第七號。

「十三姊姊，你怕嗎？」第七號看見她那難堪的神態，懷疑地問。

「我並不怕！」

「爲甚麼這樣難過？」

「這不過爲了特派員的安全問題，中國，像特派員這樣一個有勇有謀的人，着實少不了的，我們雖然能够置生死於不顧，但特派員的安全，是整個中國的問題，其實是整個盟國的問題，你看，世界上能够跟川島芳子一拚的，能够跟頭山滿作對的，除了特派員，誰能繼承他的工作與犧牲？我們誰都思於國家，祇要把我們的生命獻出來，能够保得住特派員的，都願受苦，都願犧牲；因爲死，就是我們最後的貢獻！」第七號也嚴正地表示她的態度。

「時候到了，我們準備吧！」十三號望了望她的「紅針時計」，「起程吧！」

往來於臺灣間的昇龍號本古內河輪，一直回到市區的南石頭（海南）砲台旁邊，漸漸地變爲蠕動狀態。在砲台洞洞的招商局碼頭下船了。由於十三號在回市的五天中，早已把對敵攻勢的



計劃了。三號介紹到鎮守這招商局碼頭碼頭中，做第一梯橋的兵營女工，她每天的工作，是最粗重的打掃碼頭，燒茶，洗衣，和料理長官宿舍內務，到了下午，可回到自己艇上去休息的。因為她化裝了一個南國特有的嬌媚庶船娘，工餘的時候，還可在橋橋的獸兵兵營裏，領操白色小旗，接駁敵軍官佐從橋上往運碼頭的工作，在這時期中，不少寶貴情報與軍事消息，都從敵軍官佐在渡河時的談話探聽出來。

「昇昌」是英國太古輪船公司所辦的一艘內河輪，每星期中，敵軍司令部只准它開赴廣州一次，這不過是怕英國船要運了「白銀丸」和「廣東丸」這兩艘來待於香港澳的港口吧了。同時指定它在離市遠遠的白鶴洞河面靠岸，還要在那裏逗留一天半天，使那乘客們認爲最恐慌的魚肉檢查。

第一方面，敵人的白銀丸和廣東丸可不穩了，每星期得對開三次。這裏有件麻煩的事，就是船入虎門後，旅客們在船上要受嚴密的檢查，認爲不高興的，也許來個盤問，旅客們時常莫明其妙的被逮捕，有時檢查人員把你所有的金錢貴物盡入私囊裏，要是臉露不悅之色，馬上給你帶到隊長那邊去，說你有便衣隊嫌疑，禁錮起來，押回廣州敵營裏拷問槍殺。

最使人恐怖的，而且是最難堪與痛心的，就是活活的把你細綁起來，召集旅客排在那裡，爲你舉行水葬，拋入海洋裏，以饗魚腹。

像這樣失蹤的同胞，時常都會潛匿在人們的深心裏，每個同胞的眼睛，快要拼出火來，但環境是這樣惡劣，有如肉在砧上，誰會一時瞎動，挺身而起的替遇難者說句正義話？因爲隊長是一種野蠻民族，其實，淪陷區裏簡直是個禽獸世界，最神權的魔鬼時代。





集中在水面的同志，每個都注意着第七號的舉動，勾心鬥角的，前後左右地保護着他。特派員轉入碼頭後，數十名分散着在快艇上的同志，像放下了一根重擔，嘆了一口氣，歡騰地作個會意的微笑。

十三號這時候，才知道自己的褲子也給開水瀉濕了，他祇知硬衝着特派員過了碼頭，一直跑到圍牆上第七號老早在守候着的快艇中。

同志們觀察着危險的場面是度過了，第五號特派員也下了第七號的駁艇中，迅速地，圍集在特派員那快捷的四週，跟他一起離開這危險的招商局碼頭，虎口餘生的敵海軍第一棧橋。

同志們拚命地划，當划離了碼頭後，十三號愉快地向着特派員嘆了一口氣，高興而緊張的說：「我們又再生了！多緊張，一個最高峯的場面！」

「這可是我發覺心呢！」第七號仍在查察着碼頭那個方向。

「要是我們在廣州任務已經完成的話，今天，我不跟他們拚個痛快才怪呢！」第五號特派員認爲這是絕大的侮辱，氣憤地回答他。

「再過五分鐘，划到前頭的小電船去，我們可告一危險假考呢！」十三號自語着。

「十三號的女助手，早已預置在商船洞美仔行油池河面的電船，看見十三號的快艇迎面划來，她安然的在電船的尾巴，插上一根太陽旗。」

這十三號無微不至的地方，爲了白鵝潭河面的敵海軍總檢查站，免遭意外的事件發生，她才派特派員轉上那隻上太陽旗的電船，第七號也跟着轉到電船去。

插着太陽旗的電船，翻起了白頭浪，向着白鵝潭敵海軍總檢查站疾駛，果然騙過了停泊在江

心的三樓V字磁牆，不需檢查的過道了。

下午三時四十五分，特派員...

織的第二訊台。

「從今天起，我們的使命更重了，也從今天起，我們更要刻苦，更要努力，我們不易入彀，同樣的，我們也不易出境，總之，在我國革命以前，我們要磨點子，才對得起未死的今日！」

「特派員的心情有點難解難分的紊亂，像...

「你今晚就住在這裏吧。」十三號很關懷的說。

「不，這裏太悶了。」

「那麼你要到外面去嗎？」

「正在這樣打算。」

「這裏不方便吧！」

「可是為了工作，我們要展開工作，一定要到外面去！」特派員堅決地說，十三號再不能...

正他...

第七號悶悶的在沙發上發呆，不大高興的注視着他倆談話，從他們的談話中，她小心地分析...

着，明白十三號對特派員是關懷得無微不至，也覺得無微不至，於是她起了一種後因由的嫉意...

，但她確能壓制着這難堪的心情，除了外形是悶悶不樂外，始終是絕對理智，同時是絕對...

的。

十三號為了要守候香港的情報，留在沙隆第二訊台中，特派員和第七號轉到六二三路找了兩...

部黃包車，三十分鐘後，惠愛中路的探報員...

第五號情報員

員和第七號助手。

因為第七號是個台灣的少女，她曾跟父親到東京去念過幾年書，所以懂得一口流利的國語，雖然比不上十三號的動人，但也算是一個難得的同志了。

特派員很明白廣州的敵情，假如一個男子，跑到旅館去過夜，是很值得敵探們和憲兵注意的。

這樣，他便牽着第七號轉到漢民北路，從漢民北路轉過了文明路口，到漢民中路的南端，轉到泰康路去。

要使工作易於開展，要使行動絕對便利，第五號特派員曾向陳總長第七號遞過泰康路的一間民房裏的「御旅館」中。

這間「御旅館」，是廣州淪陷後最負聲譽的「華安樓水元」(即舊日泰康路光華園隔壁的華安公寓)了。

他備把旅館的手續辦妥後，特派員便命令第七號圓到標準鐘表店裏，以後所有情報，要送到華安公寓來。

「下午一點鐘在華安多中時，戒嚴的時間快到了，你要馬上回去整理今天的情報，和設法轉知十三號。」

「特派員把這番話交給第七號，她點了點頭。」

「她下樓去了，但最奇怪的是，她的房間，離那本近警署，在警署對面，」

「她照樣第七號給他的地址，轉到第五號，」

三號有些躊躇，爲了工作和寶貴的時辰着想，十三號終於把特派員叫醒了。

「梧岡芳子真的到廣州來！」十三號在他的耳邊輕微地說着。

「抵涉幾天？」

「一星期吧！比我多學一天，她不到廣州來，同時，還要到你頭上來呀！」她狡狴地說着。

管在微笑中去注視着。

「頭上？」特派員懷疑地，「低了頭，不要開玩笑吧！」

回去

「誰跟你開玩笑？告訴你，她在這裏呀！」

「這裏？我不懂！」特派員還是懶洋洋的，把眼睛閉起來。

「還要睡，她在四樓。」十三號十分着急的把特派員拖起來。

「你聽得她出去沒有？」

「沒有。」

「那麼她甚麼時候回來呢？」

「回來差不多一點鐘。」

「從那裏來的，你調查過嗎？」

「從前堤潮首街回來的。」

「潮首街？沒有大破爛呀！」

「這不是那一套浪漫的作風嗎？天亮的時候，她從那間乙姬慰安所回來睡覺的，看你十年前

的愛人，現在——」

「不要說了，乙姬？就是海軍部指定的那一間嗎？」特派員半在回想中，半在村度裏。



「對的，一點不錯。」十三號肯定的答覆。

「你馬上跑到她的房間裏，四樓的第四號侍役，也是我們紅針時計的同志，可以找她幫忙的。」

「結束她嗎？還是……」她興奮的說。

「何必這樣鬼？我命奪佛，不准莽動！」特派員站起來，穿上了外衣，態度在沉思嚴肅中。

「那麼怎樣辦呢？」十三號嘆了一口氣坐下來？當然，她不能把稻田芳子結束，心裏總像插

着一根鋼針似的。

「煙囪裏那把墨水筆管是活動的」管裏藏着一張絲質的手令，和一張淺藍色的也是絲質的通行

證，通行證上，印着：「任何戒嚴時間內特准通行證明書」等字的，是憲兵部頒發行最新通行證

。特派員把情形告訴她。

「這又何必多此一舉，是不是要把稻田芳子的通行證偷回來了？」十三號不耐煩的說。

「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我們要在最迅速的動作中，把那通行證找出來，搗了影馬上放

回去，你的任務就算告成了！」

「攝影機在第二訊台。」

「有辦法，你先請第四號侍役來吧。」

十三號敏捷地把電鈴一按，跟着跑來了一個侍役，在門外輕輕地敲了敲門，很有禮貌的入

進了個躬。

「昨晚我叫第四號女侍役，購了兩聽杏仁餅，要是購來了，叫她馬上送來。」特派員以十分

機巧的方式，請來了第四號侍役，紅針時計的同志。

「沒期睡出三分鐘的時光，第四號侍役便跑到特派員的房間來，隨手把門關上。」

「我剛才替她清理好解下來的衣服，熟睡了！」

「你把攝影機，和塗上輕薄的「摩羅方」手帕，跟十三號侍役的房間裏？」特派員轉向十三號，「這根含有蒙藥的手帕，可以綁在她的鼻上，最遲五分鐘，藥效收回，同時要放幾分鐘攝影機。」

「我們馬上去吧！」十三號奉命，便往特派員的房間，隨手把門關上出來，只

「我希望十分鐘內，你們能够把成功的消息帶回家！」

他倆離開，特派員的房間，由第四號女侍役領導着十三號從電梯轉上四樓。

第四號女侍役也是個機警的同志，在四樓的會客廳中，她給了十三號一紙報紙，

說本東洋畫報，當她是個十足土氣的旅客，這畫報中，便便忽忽地，隨着四號女侍役

手裏取出了一瓶美女香水，瓶裝上的藥劑，落在手帕裏，跟着戴上一個男裝的時錶，跑到稻田芳

子的四零三號房間門口，可是阿却關上了衣箱，要與這女侍役爭執中。十三號則

她從賬房間的鑰匙牌上，取了四零三號的鑰匙，同時提了一瓶開水，作替四零三號房間加水

的樣子。

對面是成功了，第四號侍役轉入四零三號房間後，稻田芳子確是熟睡了，爲小心計，她把添

上蒙藥的手帕，蓋在稻田芳子的鼻上，匆匆地回房，

臨十三號亦會察覺裏就久了，很不耐煩的凝視着壁上的掛圖，第四號女侍役向她微笑地點了點

頭，十三號也會意的隨她前進。

前。十當她跑入走廊的時候，第四號女侍役在旅客名牌的第四三號掛上一個「外出」的牌子。兔  
她的同黨來找她，這便無後顧之憂了。她隨即進到士的房間。第四號女侍役向該處美談了幾  
上幾聲，便帶三號那湖神，十三號那處，看這田芳子那熟練的面孔，這熟練的相貌，看實是動人的，  
難怪那湖神始終不能忘懷她。雖然她做了那派派的敵人，但士卻長熬了，從小小心，做那派  
的對子，我們開始工作吧，說不定會有人來找她的。」第四號女侍役看這十三號那不知所因的動

作，說與田芳子的關係，車上四零三號的湖神，倒轉了一頭開水，看這國家三號那開水  
下，那湖神如不是那命令，而稱田芳子，今天你就要死在我的手中了。十三號恨恨地想，她雖然痛  
苦，但總算這了，但總不能不聽從特派員的命令。田芳子，田芳子，田芳子，田芳子，田芳子，田芳子，  
整本車輪轉了，田芳子的衣服，甚至枕頭底也搜過，手袋也檢查過，但總不著她的紅墨水筆，最  
後，田芳子那把抽的紙子抽開，才發覺她的水筆掛在頸項下，她這筆是齊地，把墨水筆有開來，  
拿出這筆，這筆的顏色，通行論。

「這筆影聲呢？」十三號沒有看見第四號侍役手攝影機，才就心的向她發問。  
「這筆影聲？」第四號侍役靈敏地從手上把筆抽下來，解了筆蓋，將筆筒的背面拿了出來，原  
來這是一具小型攝影機，銀亮是鐵裝的。

三號，士三號慎重地，連拍了兩張，才把通行證原來的放回筆筒裏，再把這筆筒裏的有幾種特性的  
筆杆，放回田芳子的胸前，這支筆子，再想那帶有家藥的手袋，這支筆子，再想那帶有家藥的手袋，這支筆子，  
田芳子也許是過度的疲倦吧，真的，她所過的是非人的生活，難怪田芳子昔日的嬌姿  
，現在變少許多一半，但仍是有生愛愛的，十三號客觀地以半同情半憐憫的視線，週視着她，十  
年前同班同學，今日的大敵人，這人誰會想到在這小房間裏，能變五不使犯呢？

田芳子也許是過度的疲倦吧，真的，她所過的是非人的生活，難怪田芳子昔日的嬌姿  
，現在變少許多一半，但仍是有生愛愛的，十三號客觀地以半同情半憐憫的視線，週視着她，十  
年前同班同學，今日的大敵人，這人誰會想到在這小房間裏，能變五不使犯呢？

田芳子也許是過度的疲倦吧，真的，她所過的是非人的生活，難怪田芳子昔日的嬌姿  
，現在變少許多一半，但仍是有生愛愛的，十三號客觀地以半同情半憐憫的視線，週視着她，十  
年前同班同學，今日的大敵人，這人誰會想到在這小房間裏，能變五不使犯呢？

田芳子也許是過度的疲倦吧，真的，她所過的是非人的生活，難怪田芳子昔日的嬌姿  
，現在變少許多一半，但仍是有生愛愛的，十三號客觀地以半同情半憐憫的視線，週視着她，十  
年前同班同學，今日的大敵人，這人誰會想到在這小房間裏，能變五不使犯呢？

「我們還是離開吧！在這裏是很危險的。」第四號女特偵探隨手的拍着十三號的房間，可憐

文選三號公車的發售，第四號女特偵探隨手的拍着十三號的房間，可憐

三十三號的房間，第四號女特偵探隨手的拍着十三號的房間，可憐

「這有什麼？看你的腳底是印花的，你跳得她的房間是打了蠟的地板嗎？鞋子印在地板上

「沒有什麼吧。」

「沒有什麼？看你的腳底是印花的，你跳得她的房間是打了蠟的地板嗎？鞋子印在地板上

「對的！十三號敲着頭說。」

「那更糟，人家會追蹤到這發現的足跡，一直跟到這房間來的！」

「這錫用不着忙。反正她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這錫用不着忙。反正她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這錫用不着忙。反正她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這錫用不着忙。反正她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這錫用不着忙。反正她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這錫用不着忙。反正她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這錫用不着忙。反正她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這錫用不着忙。反正她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這錫用不着忙。反正她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這錫用不着忙。反正她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這錫用不着忙。反正她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這錫用不着忙。反正她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這錫用不着忙。反正她今天是不會發覺的，明天我們就要搬遷了。」

危險的。

「昨晚交他辦的，關於日華聯合運動大會那邊的事，有頭緒嗎？」特派員想起了今天有一件

重要的工作，特別向十三號查問。

「佈置妥當了，那邊全部交給紅針時計去辦。」十三號答。

「那麼我們準備到那邊去吧！」

偽市政府主持下的「日華聯合運動大會」，在小小的一個角落裏，是熱烈一時了，特派員對

那邊的同志，新組織的紅針時計同志，有點放心不下，假如那邊弄糟了，會影響今後整個工作計劃的開展，和留市同志們的安全。

經過再三考慮，第五號特派員認為大有親自主持的必要。

「我以爲這樣小小的事情，交給同志們去辦，總比派小車隊去辦好。」

「今天總事情，似乎不很重要，假如失敗的話，它的反響就每大。」

「那麼由我去主持，那就是一樣。」

「不，今天是紅針時計同志第一次在滬主持的日子，我不放心呢！」特派員把他堅決的意思

說了後，十三號也不再動了。

坐了一元軍用手票的黃包車，抵達青神路廣商中山紀念堂，黃包車夫以憎恨而討厭的臉孔注

視着十三號，因為她穿上和服，化妝做一個東京少女。第五號特派員也裝做一個東京少女。

女學生們手裏拿着一雙賽跑的高鞋，鞋子裏面裝着一個小型的封動彈藥，左手拿着一條游

「……」

泳用的大毛巾，毛巾裏面藏着幾顆手榴彈，他倆在舞臺中廳裏的邊邊上。運動場的正門，佈置着真洋式的炮台，除了八名偽省會警察外，儘交給敵海軍陸戰隊在整個運動場內成了散兵線的交織着。

紀念堂前面的曠地，給陣陣的南風飄蕩着，裏洋紙花和紅白布條，吹得很有條理的飄揚在空中。特派員和十三號站在左邊的旗臺上，注視着舞臺在亭頂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這樹分興奮的，可是當仰望到那面飄揚着的國旗上端，還有「建國」和平建國」的黃色三角小旗後，又在痛心着漢奸們的無恥。

「五哥！我看見那根小黃旗心裏就難過了。」十三號鬱悶地嘆了一口氣，她的眼睛，像要拚命大哭，睜眼着那面黃色小旗。

「管他幹嗎？愁什麼？要是給憲兵隊看見你的難過，那可不是所玩要的！」十三號憤憤的說。

「什麼的和平建國？我根本就聽不慣，見不慣。這完全是漢奸弄出來的把戲！」十三號憤憤的說。

「你要明白，我們是在鬧滿洲人的市區內，尤其是給人重重圍困的運動場裏，這是很危險的地方呀！」

「也許是我們的命精吧！我要守候用逆市長演講的時候，我不結束了他才怪呢！」

「你這孩子，總是喜歡惹起鬧事，殺掉一個偽市長周化人，那根小黃旗還是不可以除掉的。我們唯一的辦法，先要把日閹打倒！」特派員把聲音壓低了。向十三號很溫柔的解釋着。

「那我可恥的東西，你就讓他侮辱了中華民國嗎？這這世外的活下去嗎？我實在看不慣。」十三號不以爲然的有點洩氣了。

「十二號保不實是請看報紙你放心的看看了今天到場的全是祖國無辜的小孩，他們够累了。」特派員把倦倦的解開兩袖。這話聽了中華與國語。這話也聽了先朝。這話也聽了不實。」「

海門橋樑的欄杆是怎麼用是請看報紙。」「這話也聽了先朝。這話也聽了不實。」「

「這話也聽了先朝。這話也聽了不實。」「這話也聽了先朝。這話也聽了不實。」「

偽作出的偽市長說我個今晚的工務會議，會要重次打聽的批。這話也聽了先朝。這話也聽了不實。」「

了。當然的。要謀炸司令臺上的標為長官。是馬如敢。這話也聽了先朝。這話也聽了不實。」「

審，是王肥豚和陳偽省長。這話也聽了先朝。這話也聽了不實。」「

要。是土匪和陳逆羅祖。這話也聽了先朝。這話也聽了不實。」「

。這話也聽了先朝。這話也聽了不實。」「

。這話也聽了先朝。這話也聽了不實。」「

。這話也聽了先朝。這話也聽了不實。」「

。這話也聽了先朝。這話也聽了不實。」「



要出下...

昨天下午...

報組...

第五...

特務...

消息...

商人...

強大的...

...

民，...

士...

員...

...

...

...

...

...

...

...

明日經過幾夜的計劃，到了第二天的清晨，十三號晨報載有關於軍事館的汽車，轉到華安旅店來找特派員者回去。...

知他這機密的意兵隊通行證，達到特派員這邊來。特派員也請他快點動身轉機。

各芳子約四零三號局開票，以偷竊轉風的方法，換了楊期芳子那張派兵隊通行證。

楊期芳子從一橋路向西而去，很快的到達沙南東橋。特派員和十三號到到突領事館商量第二計。

台裏，他匆匆的翻開了一張圖表和工作步驟，帶備兩十三號說明文。

員無懈計劃便定後，他備匆忙地轉往離開市區X X里的X X鄉去，招集那邊的便衣隊，和大部分紅

士針腳許的同志，籌備今晚進攻河南紡織廠。...

只，...

計的同志，快着他事先計劃佈置的策路，分成幾個小組。

廣大通頭，氏宗禮學，美店趨乘趨涉了，這裏雖然會受敵兵蹂躪過。但在淪陷後，祇剩下一個富有點

前線性體的偽維持會，因為這羣匪敵人佔據時，差不多每日都有謀殺和襲擊敵人的事情發生，所以

敵以...

...

...

...

...

...

「今天的鼓會，是國家給我們一個翻身機會，使我們不要把機會放走！」特派員的開場白，終於在靜悄悄的場中，把第一個鼓點而緊接着響着……

「好！好！我們要同心合力，我們沒有不勝利的！」特派員繼續地說。

「今天我們不是打國廣州去，而是從廣州打出來！」特派員補充着說。

「那麼我們怎樣打呢？」鄉長之子懷疑地詢問。

「今天就是討論這個問題。」特派員肯定地說。×天索洞里，現在是勇氣十足的。

「我們進攻的目標，是！」一個類似中學生模樣的青年，站起來說。

「進攻河南敵軍械庫！也是進攻敵人在華南唯一的兵工廠。」特派員把進攻的目標說出來後，迴顧着在場的同志，每個都是英俊奔奔的。

「河南軍械庫。」十三號跟着站起來說：「就是前廣東省營紡織廠，即河南土敏土廠的前身

，我們已經有三十名同志混到裏面當工人了，響應方面，已告解決呢！」

「所以我們現在計劃的，」特派員接住說：「就是進攻的問題，我們打動全體同志，配合便

衣服作戰！」

「計劃怎樣呢？本人絕對服從，請分派工作。」鄉長之子強制不住的說。

「我們分三組進攻！」特派員從十三號手中取出了地圖，用圖釘釘在牆壁上，繼續的說：「

第一組是內應隊，這不成問題了，早已佈置妥當，這組同志的任務，就是担任嚮導、破壞、轟炸

等工作。第二團由十三號團隊，嚴守小港路，截擊敵兵從基立村增援的。第三組，分水路和陸路進取，水路由第七號女同志統領，這是她的特長，陸路由本人負責。這兩組同一時間發動，從正門進攻，責任最重的，當然是這一組了！「特派員目光炯炯的吸引著全體同志的視線，他們都在興奮中去期待勝利。」

河南的敵廠自從給敵人佔據後，便把它改為敵軍械製造廠，每天除了修製敵軍的主要武器外，還可以生產步槍、子彈、炸彈、砲彈、手榴彈、地雷、地雷雷等。每次敵發動的粵北攻勢和東江的偷襲，這軍械廠的出品，總算是一個大補充。

軍械廠裏，祇有一百二十名敵南支派遣艦隊的陸戰隊在防守，但留市的大部偽軍，是集中市橋頭邊，來進駐葉軍芳、小港、基立村、黃埔、芳村、白鶴洞、白雲山一帶的偽警最多，備以軍芳、小港的海軍陸戰隊為所謂「統部隊」。我軍要動時，敵人援軍一定是由軍芳、小港、基立村那邊兵變而來，所以特派員便派了他的親信助手十三號，嚴守小港路的敵援兵必經之路。時間尚在疲倦的黃昏，珠江夜月，是怪迷人的，由第七號領導水路同志，巧妙地把手提機關槍、手榴彈、炸藥等全部運進東堤河面了。

特派員領導下的紅針時計同志，他們的軍械庫，是設在沙面的第二訊台中，和白鶴洞一座似乎美女修造院的外國國籍的洋房裏，這座洋房，就是十三號主持的第三訊台。

廣州近海海防區裏的軍火，都集合在一個地方，在這兩個地方存放，他們運輸的方法，從未給敵人窺破過。這是第七號聰明的好地方。

而運送軍火運輸的方法，是把軍械放在油桶裏，再研密了蓋，一層一層的從水道的小艇，運到東堤河面來，每一隻小艇或兩隻船隻，兩隻軍火，他們用一根堅韌的繩索，把繩索繫，然

後應在該邊，便隨沈在水裏，要是潛艇都沒有，軍艦隨着潛艇的時候，那就不變精神的運送目的地，真一遇着了內河巡邏船，同時有檢在核樣時，同志們可以很安靜地把懸掛懸邊的繩子放進潭中，這軍火便沉下水底，等到巡邏艇走了，再潛進水裏拾起槍，又可安然抵達目的地。

紅針時計的同志們，在較高的壓迫訓練他裝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爲潛艇勇敵人的注意，十三號領着三十名先頭部隊，沿着小港路帶着突富了。有在路旁擺賣零食的，有在廣場上賣藥的，有在屋簷下作叫化子的，他們的總命令，是帶着十三號主持下的賣藥者之鑼鼓聲音，就是小港路的低意下着攻擊的時候了。

小港路是敵軍必經的地方，始終沒被覺他們的活動，同時在曲尺路口那間小機器廠中，佈置了一挺重機關槍，準備在搏鬥的時候，手榴彈和手槍都應付不了時，只得用重機關槍在還有利的地勢中向敵軍猛射。他們也明白，如果用了這挺機關槍，事後一定要給敵人處去的，所以他們非到應付不了的時候，決不動用槍。

特派員的計劃是無微不至的，他首先選出到那裏着黨員的槍手，和兩個富有經驗的同志，擔任射擊廠內的射防信號台，和截斷高空的電燈線與電線線。

八時五十分，特派員領導着的水陸兩組同志，會合於鐵紗廠的對門，不化會槍一彈把前門兩個敵兵崗堡用白刃破棄了，當軍火備同志，變成一小組，擔任死守正門的任務。

軍械廠的前門，給我們沒有音響的佔據後，特派員才命令射擊隊向真敵官發射，兩個敵軍敵兵兵收彈下來了，跟着電燈和電話線也給兩個富有經驗的同志截斷了。

原來特派員事前的暗號，是以射擊信號的第一槍聲，爲全團發動進攻的總信號。進攻的總信號發出了後，內應同志把廠內的重機房和軍械庫佔據了，同時配合着外攻的攻衣隊，搜索了廠



特派員等等的第三編同志，只發傷了那個X X鄉的鄉長之子。第七號替她研藥酒治過毒後。由於實行的完滿而過於興奮的原故，沒有一點癩苦的痕跡，其實他已給碎片擦傷了大腿的肌肉。

第七號看了手錶，快鐘十二點半了，還沒見十三號回來，實在替她擔心。

「爲什麼十三號還不回來？」第七號愁歎地向特派員輕微地說。

「時候不早了，我胡猜雜心，小落路那邊的同志，不知怎樣？」特派員十分關心的回答。

第七號。

「她聽得我們在這兒嗎？」第七號付測然，但心稍極度的不安。

「老早絕好的！」

「這許會繼續談話呢？」

「這有什麼關係？你應該能回來！」

「這什麼話，這可以回來嗎？」

「她老早準備了通行證，而且是憲兵隊的特種藍色通行證呢。」特派員把這確實情況說了後，

一方面覺得很安心，因爲她有通行證，其免危險，但另一方面，他確在放心，爲什麼有通行證還

未回來！不是受傷，就是被處吧！

第七號也有同樣的感覺。她注視着特派員，同是也不停地注視着睡在特派員那邊的受傷同志

，X X鄉的鄉長之子。

時間雖然到了深夜一時，十三號在這全市下總戒嚴令的惡劣環境下，拿着她向稻田芳子換轉

過來的特種通行證，一無阻撓的橫過海球鐵橋，取道泰康路，文明路，而至珠光路底的僑商街。

跟隨稻田芳子到底每晚到乙姬慰安所有什麼活動？



斷來

今晚的乙連據安所，也戒嚴起來，從南面八旗二馬路的備商門口起，至北面珠光路備商門口止，都密密的佈滿了敵特派員，十三號雖然有藍色通行證，但她爲了免遭意外事件的發生起見，口氣的從珠光路跑入僑商街，經過通行證的檢查後，才得步過乙連據安所門口，但那種防備嚴密，他沒法停留，祇得一直跑向南面的八旗二馬路，從二馬路轉到東堤大馬路去。

在東堤河面的花艇中又是另一番花花世界了，外邊戒嚴祇任它戒嚴，但這禦賭窩聚之區，是不受戒嚴限制的。

十三號就在這人肉市場的花艇中，在約定的地方找着了特派員和第七號的「阿蘭」花艇。

「我們替你就心得要命了！」第七號應着了十三號回來，很安心的說着。

「今晚我太累了，兩條腿像兩根木柱的，沒有知覺！」十三號疲倦地坐下來，把鞋子解下了，向船裏一丟，盤坐在第七號與特派員之間，嘆了一口沉重的氣，很不羈的自己爬到艇中的小神桌上，斟了杯茶一口而乾。

「十三號，看你很興奮的，小港路的情形怎樣呀？」

「小港路那邊嗎？成績好極了。我們三十條大漢，連我共三十一條，打他五百多個蠢狗頭，真痛快！」

「結果有沒有給他個過小港路？」

「那裏？要是給他個過小港路，你們今晚不是完了嗎？前門給他們包圍，你們還可以漏網嗎？」

「你就讓他們拚！對不對？」

「拚！沒有機會給他五百名獸兵發覺我們，連拚的機會，我們都不給他。」

「告訴你，當敵兵鬆弛着軍械廠的蓋炸藥，他們便凌亂的招集了大概有五百多名約士兵，都是精銳的海軍陸戰隊，等到敵兵轉入小港路那由尺形的三角灣，我們截獲兩頭，老丟手榴彈，同時最有威力的，是隔生機警廠的重機關槍，在二十分鐘內，不斷的掃射中，敵兵遺屍滿道，也無從發現我們，退回基立村那邊去，取道田徑搶救軍械廠，不過從基立村那邊的小道往救，起碼要化一點多鐘呢！」

「這樣，獸兵跑了嗎？」

「跟着你們的三枚高空火箭升起了，我們就馬上疏散，因為知道你們那邊的任務完畢了。」十三號愈說愈高興的，臉上浮着一層愉快而滿意的緋紅之色。

「我們的同志怎樣？」

「全體安全，三十條大漢，連我卅一條，幹下這轟轟烈烈的事情，多痛快！十五號，你那邊怎樣？」十三號愈說愈興奮的推動着第五號特派員，同時去取笑他。

「我那邊什麼樣走討罰，全部成功，不過……」

「什麼？」

「傷了一個！」

「誰呀？」十三號懷疑地。

「鄉長之子！」

「他在哪兒？」

「誰敢惹我！附院外邊及能得很厲害，你又這樣遲才回來，使我們太着急了。」

「海軍總署特別嚴重，全體敵特務工作隊和偽警備隊，一起出動，輪戶搜查。」

「你們三十條天漢，連你卅一條，能安全離開河南嗎？」特派員以十三號的口語，追問她的真確。

的真實。

「若果說這有這種事情的，小港路口不是直通河南的嗎？我們退却到河南預先守候在那邊的小艇，這艘下船，別到河裡去，還沒有戒嚴呢。一十三號胸有成竹的回答特派員。」

「那麼你怎麼這麼遲才回來？」

「因為有精田芳子的關係，特權請假，當我們跑到濠洲錢橋的時候，三個憲兵跑出來阻止着

我——

「你怎樣應付他？」

「奇怪的，當時我對日本話罵他們，他還在『生三號』地地說。」

「不會這樣就給你通過吧！」

「一條槍管不會給我通過，這三個憲兵，其中有個像官長似的，用一根強光電手燈照了我一眼，

他看我的請我給他通符證。」

「就這樣你便通過了麼？你道個外頭頭？」

「那有這樣便宜他們，當我拿內道特權通行證的時候，像官長似的那個憲兵，發出一個口

號，這三艘小艇，馬上立定敬禮，那時我的架子十足，并不理會他們，一口氣跑到濠洲橋去。

「是不是到乙姬廟安所？」

「難道還有別的嗎？精田芳子，我始終懷疑她，因為我懷疑乙姬廟使牌掉不——她是誰。」

十三號地地在下特派員的險孔。

「不過我以為稻田芳子總是一非凡的開，可是，你應該相信我，我是有辦法去救他的。」

「誰會教人相信？忠與愛，我實在替你感嘆。」十三號地地說。

「十三妹，難道你說五哥會去嗎？稻田芳子嗎？」第七號地地無頭緒的，從腰中掏出十三號地地。

他質問。

「你不會明白的，我種五哥，稻田芳子，本來是同班同學，同時五哥和芳子，很像有母族方

團慶關係呢！當我們在官津小學畢業那一年，大家紛紛備備是一封個際小情人的。」十三號地地給第七號地地解着，同時故意去挖苦特派員。

「從前的愛人，今天的敵人，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呀！」第七號地地附和着十三號地地挖苦他。

「誰說的，若是這，十三妹，難道你還在愛他？他現在在東京，你還是去救他吧。」

聰明的特派員，地地備備地說着，種田家拍胸脯道，隨機應變的移轉了。

「我懷疑它是從虎門要分支下來的敵方特派人員駐市的總機關，從傳聞芳子一定在東京到那邊去，和今晚我親歷其境的跑到橋南衛山次的情形，那密探的佈置，已經顯露了乙種關係，并非

不是個妓院。」十三號地地背了線索的。極力證實這妓院的特殊性，而且希望能夠傷特派員對稻田芳子的舊事，是足以影響整個中國勝利，和駐粵特派員的危險。

「那麼你剛才的實地調查，有沒有結論了？」特派員以重責在身的，不得不這樣反問。十三號地地

「那裏還有結論？我總以為明白乙種治安所實在不是一個單純的妓院，從它的佈置查下備何，除了稻田芳子姓，一身身都裝着毒藥，而且無不備有機關槍！」特派員聽

個，現在我們弄出發前，第七號奇襲隊總領隊店邊邊通通有傳到土匪軍中將領來？」特派員清  
新地發覺然轉回第七號發覺者，便自了說說定而實不是一陣陣時時好說，說說時時道來不關件

「土匪軍中將領在虛門，沒有來市消息，不過三時四十分，一個同本交來了一書信，這是說  
匪軍中將領總長矢崎少將和陸軍武官中野中佐，在今晨日本時刻六時正，乘搭德島口向富酒店  
。」第七號發覺中追述着。

「對，我聽說了！當我聽下海珠橋北頭的板坡時，一個乘軍軍官使我發覺這道，因為這個人  
像很長的，所以我在那隔三四十尺之間，跟蹤着他，到了橋南橋口，他就先走了！」十五號發覺  
匪軍中將領上工作的常識了，很有秩序的進進場的邊邊。

「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由是方子換他看像像得重時？」第七號發覺者說，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  
會，他這差失時少將，由是方子換他看像像得重時？」第七號發覺者說，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

「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由是方子換他看像像得重時？」第七號發覺者說，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  
會，他這差失時少將，由是方子換他看像像得重時？」第七號發覺者說，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

「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由是方子換他看像像得重時？」第七號發覺者說，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  
會，他這差失時少將，由是方子換他看像像得重時？」第七號發覺者說，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

「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由是方子換他看像像得重時？」第七號發覺者說，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  
會，他這差失時少將，由是方子換他看像像得重時？」第七號發覺者說，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

「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由是方子換他看像像得重時？」第七號發覺者說，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  
會，他這差失時少將，由是方子換他看像像得重時？」第七號發覺者說，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

「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由是方子換他看像像得重時？」第七號發覺者說，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  
會，他這差失時少將，由是方子換他看像像得重時？」第七號發覺者說，這道他這差失時少將，

市內傳聞中大聲喧嚷，廣州市面仍在死神的籠罩下。雖然天亮了，但還沒有解嚴，舖戶是緊閉着。

到了太陽升高後，差不多八時了，戒嚴才解除。小港路一帶尚在搬運着屍體，和動員了五百多隊軍方兵營的船兵，在挑水洗滌路面的血跡，以保全重軍所講的榮譽！

各報館的消息，全給華南派遣軍報道部統制了，並由報道部長才田少佐發出了「清消息」這消息是很滑稽的，登載在《嶺中山日報》，廣東訊報，和民聲報裏。」

「昨晚八時此分，友軍五百在河南小港路一帶，與粵市郊爭奪戰，結果情形通真，漢習良好，深願市民安居樂業，發揚庸人自擾，影響自全云。」

從這段話非通似是而非的社會新聞中，給廣州市民一個某前清夜談笑的資料。

河南、南關、東堤、私火北、小北一帶，那可憐的十字路口的崗位，每個海軍陸戰隊的哨兵，棉袖受虛驚，槍聲自舉的現出了十分疲憊的樣子。

市內解嚴後，第五號特派員和第七號十三號，離開了這白天死寂的東堤香舖，各回方向的去開他們的工作。

對於河南的軍隊炸炸，激噴之流還軍司令部派着幾名團長，少將張榮。他帶着軍警局

到了中午，我們散佈在東關西北的不同方向與環境的紅針時計同志，在十三號領隊下，全體

在公共場所裏和街頭巷尾中，散播着各種不同的空氣。

「華軍三路沿河漢漢反攻廣州呀！」東山和南關一帶，甚麼的「華方

漢軍五師，從石龍、樟木廟與敵日軍，與粵漢線之華軍會師廣州呀！」河南草莽大軍頭一帶

「用高和稻馬，其我相尋討練的，心裏作痛，爾等，也是我替爾提款的一員，現在你反了，漸漸的有子，有什麼不妥於你？說不出，我槍斃你！」土肥原狠狠的拔起了手槍。

乍聽此言，土肥原驚得，連有幾分鐘的時候，土肥原川島芳子跑進來，急急的攔住芳子，用盡力氣，上及理由的，所以挽矢崎特務長來說個明白，但却不知道土肥原已為她解決了。

「中島不大高興，這有什麼要緊，這來嗎？」土肥原川島芳子跑進來，急急的攔住芳子，用盡力氣，上及理由的，所以挽矢崎特務長來說個明白，但却不知道土肥原已為她解決了。

「這不是甚麼事，我們不要緊。」土肥原川島芳子跑進來，急急的攔住芳子，用盡力氣，上及理由的，所以挽矢崎特務長來說個明白，但却不知道土肥原已為她解決了。

「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要緊。」土肥原川島芳子跑進來，急急的攔住芳子，用盡力氣，上及理由的，所以挽矢崎特務長來說個明白，但却不知道土肥原已為她解決了。

「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要緊。」土肥原川島芳子跑進來，急急的攔住芳子，用盡力氣，上及理由的，所以挽矢崎特務長來說個明白，但却不知道土肥原已為她解決了。

「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要緊。」土肥原川島芳子跑進來，急急的攔住芳子，用盡力氣，上及理由的，所以挽矢崎特務長來說個明白，但却不知道土肥原已為她解決了。

「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要緊。」土肥原川島芳子跑進來，急急的攔住芳子，用盡力氣，上及理由的，所以挽矢崎特務長來說個明白，但却不知道土肥原已為她解決了。

「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要緊。」土肥原川島芳子跑進來，急急的攔住芳子，用盡力氣，上及理由的，所以挽矢崎特務長來說個明白，但却不知道土肥原已為她解決了。

「這是不對的，我們不要緊。」土肥原川島芳子跑進來，急急的攔住芳子，用盡力氣，上及理由的，所以挽矢崎特務長來說個明白，但却不知道土肥原已為她解決了。



位直屬中國派遣軍司令部指揮的。次勳勳領事的華爾特派員於潘德威區不無讚賞。若果非  
潘方特派人員主腦。雖然集中力量於廣州，但成了兩條陣線，一條是川島芳子的，土肥原啟  
後臺，一條是次勳特派員的，新見中將做擔腰。

太陽雖然僅僅爬上珠江，初冬的前面，晨曦中還是風和日暖。

特派員在華安公寓中，因為住得太久了，情愫起時人的注意，兩天前已遷進白宮酒店來了。  
西漢口河面的廣州駁輪，由那短促的氣筒聲，發出一種無聲的雷聲。第五號特派員給  
那氣筒聲擾着，揮洋性地掀起了東亞的碧綠窗簾，把頭伸出窗外，眺望空向在夜之煙囪中的太  
平南島，煙囪局的煙雨，吐出了六縷縷的浮烟。濃密地，施到西邊的海面。形成一塊局部的天  
幕。

「嘿！嘿！」

「聽着不純熟的東洋語的少女聲音，在特派員的房間門外，輕輕的敲門，這音響，是極難  
聽的，是惹人討厭的。」

特派員從這不純熟的日語中，聽到了這個敲門的人，就是侍候他的專任女侍役。

「女男貨夫樣！」她重重的敲。

「你是誰？」特派員故意的問。

「是掃子！」她在門外溫柔地答。苦命地，隨着這句人味轉輸入，不曾感或對待，風聲

「你是生在漢那的嗎？」特派員每天都循例的這樣子問。

「是漢那的嗎？」

「是漢那的嗎？」



裏人？」

「我？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支那通！特派員說過了後，發出一種不自知的傳笑。

「好一個老奸巨滑！」淺間子給特派員這麼一說，生氣地推動着他，撒嬌似的舉進特派員的懷裏。

「小寶貝，不要生氣，告訴我，昨晚有人找我嗎？」特派員利用淺間子浮沉在愛之迷醉裏的機會，漸漸地轉入他的任務裏了。

「沒有呀！」淺間子抬起頭來，微笑地答覆了特派員。

「昨晚來的客人多不多？有沒有你的同鄉？」特派員把他要探問的問題，乘機展開了，希望淺間子會給他寶貴的資料。

「昨晚……，啊，對了，一共來了十二個人。」淺間子沉默了片刻才說。

「是皇軍官位嗎？」特派員輕輕地問。

「不大明白，聽說從富士丸來的。」  
「從黃埔來的嗎？」

「對的，從黃埔來，不過它是從虎門到黃埔的。」淺間子補充地說。

「富士丸從虎門到黃埔，從黃埔到廣州？」特派員加重語氣的再問她。

「我真不曉得，這十二個人聽說是大隈商人，也有人說，是東京的醫生，我這不明白，商人和醫生，到虎門去幹嗎？」淺間子把她懷疑的問題說出來，她以為特派員總會知道的。

「也許是到虎門去辦軍糧的，領藥品的！」特派員忖測地說，腦海裏，像記憶甚麼似的。

「對了，忘記告訴你，剛才有位小姐給你電話。」淺間子突然的說。

「有什麼事情？」特派員隨便地問。

「約你今早七點鐘前，到她家裏吃早餐？」淺間子并不高興的告訴特派員，但又不能不告訴他。

「湘滑子的電話嗎？」特派員故意的問。

「呀！還有誰？」淺間子半疑半笑的向特派員做了一個鬼臉。

從淺間子的談話中，特派員探聽到富士丸抵市的消息，同時湘滑子有電話來，請特派員去吃早餐，其實，什麼湘滑子不湘滑子，這不過是十三號有要事找他，就用湘滑子的名字來做暗號，掩飾軍閥和敵特務員的耳目罷了。

第五號特派員很明白的，十三號在電話上請他七時以前到她家裏去，也許就是把緊急的情報告訴他，而且，說不定關於富士丸的。

他匆匆的穿上外衣，離開白宮酒店，十五分鐘後，從西濠口跑到沙面第二訊台找着十三號。

「富士丸昨日下午十四時抵市，泊在大沙頭河面，這消息是由第一訊台第七號送來的。」十三號像很忙似的說。

「調查過嗎？做來的是什麼？」特派員小心地問她。

「調查過了，從虎門開來，載有二十四個像魚雷似的東西。」

「它的形狀是怎樣的呢？」

「紅銅色的，很漂亮！」

「你知道它裏面藏着什麼？」

「根據調查，裏面是一種化學液體。」

「他...」特派員...  
「他...」特派員...  
「他...」特派員...

「是的，化學液體，可是，一點字跡都沒有，所以沒有辦法調查它是什麼？」

「那麼責任要在黃埔轟炸？」特派員追深一層的問。

「因為要按數十個高級軍密，他們都是穿西服的，十足大學教授底姿態的。」

「唉！不得了！」特派員沉思着，片刻不響。

「你請，這二十四筒東西，是不是魚雷？」

「那還是魚雷！」

「那麼，這是什麼呢？」

「我就心它是海瓦斯隊。用來進攻粵北的！」

「這樣我們不要給它運走！」

「給它運走。我們粵北將士就精疲力竭了。」

在這個問題有要領的時候，電鈴在三短一長的響着。

「這是誰？」特派員輕輕的問。

「第七號？」十三號答。

「快點請她進來！她來了，我們總可以得到更詳細的資料了。」

十三號從門扉上的潛望鏡中，瞧着第七號，匆匆的開了門，一口氣的，把她牽到特派員的面

前。

「到底官士丸藏的是什麼東西？」特派員劈頭一句的，就是搔耗心的問題。

「我就是因為那個問題來的，根據二號說的調查，才證實它是藤林師團的化學液體。」

「你曾懷疑那二十四筒的東西是毒氣嗎？」特派員在無情地責問中，只顧想見解去肯定。

「當我在津浦線的時候，我也見過這樣的東西！」十三號插入這話去給特派員參考，來應付這非人道的戰爭。

「那麼它到底是不是毒氣呢？」

徐州會戰的時候，敵人就是出動這樣的化學部隊，那時候，我們的前方將士不是吃了他們的大虧嗎？現在趁他還沒有撤走的時候，祇要犧牲一個同志，就可以幹掉它的！」十三號并不考慮的參加着意見。

「七號，你祇調查過沒有？」特派員慎重的再追問第七號。

「我不祇親自調查過，同時我還可以把富士丸的機關繪出來，那個地方是儲藏這二十四筒毒氣的，那個地方是武器房，那個地方是司令台，都可以馬上寫出。」第七號很有條理的解釋着。

「好，一點鐘內，你要把富士丸的圖繪出來，我馬上去徵求一個敢死隊，決意幹掉它。」特派員很有把握的答覆了第七號。

特派員和十三號匆匆的離開沙面，跑到離開市區不遠的××××氏宗祠去，集合了好幾隻的英勇敢死隊，在緊張嚴肅的環境中商談着。

「我們祇知道有的是國家，我們就是萬一遇險，也要守口如瓶！祇有我們的工作才是我們真確的生命，我們每個同志的肩膊上，都負有整個國家民族的責任。我們必要時，有權利去死，但我們不能夠出賣與祖國有關的機密消息。我們祇要記住一句話，就是守口如瓶！最後一句話，也和守口如瓶！」特派員總這話講說的話說出了後，跟着考察各同志的臉孔，每個都是躍躍欲動中，於是繼續說下去：

「現在國家有一種極大的任務給我們去幹，這任務，就是要犧牲我們一個同志，去救回千萬萬的前方將士，和永遠保衛粵北一線！」特派員終於把這任務說出來了，給同志們去考慮，和自告奮勇。

「我不怕死！我去！」一個同志站起來說，希望特派員接納他。

「不！你有父母妻子，這是讓我去吧！」另一個同志站起來說。

「不！你的身體太弱，恐怕難於完成這重大的任務，最好是讓我去吧！」又是一個高大個子體格魁梧的同志，自告奮勇的要求。

在××的英勇敢死隊中，選擇了最後請求的一位，這個簡單的责任，交給他了。

特派員，十三號，和這位英勇同志，同到沙頭第二訊台，會見第七號。

「富士丸停泊在大沙頭河面，這艘是淺水內河船，它的構造，有點特別，發動機在船尾，中間就是鐵櫃二十四筒毒氣，船頭是火藥庫，我們祇要在火藥庫中起了作用，不愁那二十四筒毒氣不能炸毀的！」第七號把請好的富士丸內部圖形，很扼要的告訴這位英勇的壯士。

「現在八時正，我們限一小時內要完成這件事。」特派員生怕敵軍把這二十四筒毒氣搬走。

危險粵北。

其實，敵人幾年來苦心侵入粵北，並無結果，同時在每次發動粵北攻勢中，都受嚴重打擊，所以這次，決定調來了福林化學部隊實行利用毒氣戰。

譬如用來進攻粵北的話，何須二十四筒毒氣？這一定另有用途，也許要來進攻香港，和所謂南進之用吧。

十三號早就準備了一件滿載五十磅炸藥的夾衣，小心地給這位民族英雄穿上，同時給他一根



「同志！千千萬萬盟國軍民的生命交在你身上，你有話要告訴我們的嗎？」特派員向勇士點地說。

「我們祝禱你！希望在九時以前，能够完成你偉大的任務，同時，把勝利帶回來！」十三號向勇士祝禱着，雙心情已經在不寧中。

特派員和第七號送這位勇士從第二訊台轉到東橋，最後，由第七號沿途護衛他。

當特派員把勇士送走後，漫步的回到第二訊台，瞧着十三號在警報不樂中，他倆的熱心裏，九時快到的時候，他倆的呼吸中，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緊促狀態。

十三號那驚悸的心坎，似乎漸漸地傷感起來，特派員瞧着她那可憐的模樣，牽着她坐在那面寬的沙袋上，瞧視那粵海關和鐘樓，這差五分鐘便是震驚整個廣州的時候了。

她始終是個柔腸的孩子，懇切地緊攏着特派員的雙手，不做聲色的，蓋着她的耳朵。同時微閉着她那烏油油的眼珠。

粵海關的鐘聲，遠遠的傳到沙面來了，可是東面的巨牆，還沒有傳出，特派員突然扶起了十三號，他顯了甚麼似的。

「我們馬上要離開這裏！你信任告訴××鄉的同志，馬上逃亡，轉到××處集合。」

「難道我們那位勇士會給鬼子抓去嗎？他會說出同志所在嗎？」十一號懷疑的問。  
九時零八分，隆隆一聲，驚得十三號匆促的躺在特派員的懷中，在半昏迷的狀態中，  
「十三妹，你怎麼樣呀？你受驚吧？」特派員微微地推動着她，她仍在昏迷的狀態中，  
特派員知道了我們這位勇士立功了，緊緊的扶着她，同時發覺她的胸脯，有種媚人的熱  
力，和轟動得有強異常的顫抖。

這個重炸聲，驚醒了每個將生夢死的留市者，尤其是僑府機關的人員和敵方官兵僑民，留市  
的老百姓，紛紛向西鄉逃避，廣州馬上成一個混濁的之墟。

留市市府的高級官員，秘密攜同太太離開廣州暫避，這是輩奸的一貫作風；一種最無恥而又  
最卑賤的行動。

據海軍工作隊的汽車和極重隊的汽車，晝夜不息的老往省城搬，西堤一帶混亂得更可憐，拖  
男帶女扶老攜幼的向開往西鄉的輪渡裏跑，

這紊亂的情形，如在華軍大反攻的前夕，特派員利用這機會，分散了黨機機要的同志們，在  
僻靜的角落中，不替發射冷槍，務求把廣州做成一個不可收斂的強橫城市。

這十九號炸沉後，中午十二時。敵南澳派運軍糧道部長才用少佐，給華南派運軍司令部召集  
了留市的黨機機要高級官佐，開了一個秘密會議，同時，才田少佐也在會上發言；「官士氣震炸  
，請上這裏登陸殉難。二十個筒化學用品，都沉水中，損失約計六千萬元。」而我們那位可歌可  
泣的英雄，也隨着失蹤了。

敵司令部的秘密會議結束後，爲了要避免華方便衣隊的襲擊，和其他一切不幸事件的發生，  
留市的船隻決定全部遷往黃埔去。

特派員和十三號趕着這個混亂狀態和不可多得的機會，他倆更迅速的在加緊工作中，從沙面第二訊台匆匆的回到財政廳前，在樓下舖店樓上，找着第七號，商談富士丸炸後的實情。

「富士丸炸細的情形，到底怎樣？」特派員很關心的向第七號發問。

「富士丸給我們那位勇士在敏捷的行動中把它炸碎後，十時卅分左右，從白鶴潭河面，駛來了三艘淺水艦，在富士丸沈沒的河面，進行搜索，但結果，除了一艘空船外，一無所獲，二十四

兩隻氣管，一個也找不着呢！」第七號興奮地說。

「難道這些毒氣管他們早已搬走了嗎？」十三號探問她。

「那裏？若早有人去監視它的！」第七號很緊張的說着。

「我們那位勇士呢？」十三號傷感地問，聲音十分憤慨的。

「難道還要我論那殘忍的話嗎？」第七號悲哀地去反問她。

「我們替他難過也是不中用，反正這會妨礙工作呢！」特派員很冷靜的去勉勵她。

「今天還有旁的消息嗎？」十三號把關懷勇士的念頭，轉移到工作的態度上。

「有，不過還未證實，待證實了再告訴你們吧！」第七號十分考慮地說。

「也好，我們現在要分頭工作了。」特派員限十三號從樓下舖店跑了出來，他倆在人行路上，漫無目標的在惠愛中路一帶逍遙着。

時間快要到下午點鐘了。

特派員在南開廠後街滑風跳舞場裏找着了十三號，他倆不做聲色的，很秘密的轉到漢民南路

去，在永興戲院對着的西河酒樓二樓，找着一個能够瞭望漢民分局的座位，吃過飯後，在輕談

酒樓中交談着消息。

「你知道從前的歐美同學會現在改爲什麼東西？」

「文德路那間嗎？」

「對的。」十三號聚精會神的注着蕭。

「是不是改做公餘俱樂部呢？我們有空的時候，也得到那邊去跑一跑。」

他倆雖然在談笑似的，但彼此裏面都「公餘俱樂部」的時辰，眼裏顯露着在雲石棹頭，看着

「公餘俱樂部」長今晚和稻田芳子，郭衛民等，在此伴舞。」

這幾句糊糊的水潦子寫過後，馬上用紙抹去，特派員向她在目下，點了點頭。

今天「拉夫」之風更盛，原來敵軍南派遣軍司令部，深中了我們的「謠言致勝」。

嚴眼對着浦和警察局在二十四小時內交出工人一千名，起築黃埔、廣九路、粵漢路、和黃沙

滯工事，生怕華軍真直撲廣州。

特派員和十三號離開西湖酒家後，他倆沿着漢民路向北走，不停的，遇着九個一小組的憲兵

巡邏隊迎面而來，但鎮定的他倆，仍是鎮定自如的，轉到那家有一情義交換站。

的標準鐘錶店。

一個敵軍中尉，正在標準鐘錶店裏，跟第七號打得火熱的，在高牆修理那塊手錶的價錢，

那個伏在櫃檯上，溫習功課似的小學生，早已把那日軍官的樣樣將號抄錄起來，以便轉遞到十三

號那邊，做他們的參考資料。

特派員裹着十三號故意從標準鐘錶店門口跑過，注視着那個敵軍中尉和我們那個小學生對着

的表報送還員。

「小德，你別手錶修好了。」十三號看着特派員和十三號跑過，呼喚着他倆靜步。

「歸還沒有報來！」十三號索復的說。

「不要緊，先拿去罷！」

「多少錢？」特派員從腰袋裏，掏出了銀包，像代付款似的。

「軍票三弗！」第七號故意說着日語，同時裝模作樣的，細看着銅在銅扣上修運牌子。

「好罷！這裏五元，找我兩元吧！」

錢是找清楚了，這個交易的把戲，算是告一段落，但第七號把手銀放回玻璃匣裏。

「咳！錢收了，手銀又拿回去？」特派員偽作不高興的神色，向第七號交涉。

「對不起！我忘了！」第七號向特派員道歉了，跟着從玻璃匣裏另換了一個沒有情款的手銀。

交給十三號。

十三號把手銀接過後，還放在耳朵上細聽它響不響。

他們的秘密往還和那公開的談吐，表演得十分自然，這個滑稽的交易把戲，算是告一段落，

現在的鹽鋪店裏，祇剩下一個敵軍中尉。還在習慣着第七號，但他們那巧妙的通訊，已經完成任務了。

了。

特派員伴着十三號加速的回去，半點鐘後，轉到太平南路的內官酒店裏。

十三號把手銀裏藏着的密報，敏捷地抽了出來小心翻譯着。

「通行證事，稻田芳子終於給南方派遣軍司令部記一大過，并限期在四十八小時內，得到將政權指派的第五號特派員的行蹤和富士丸被炸的線索。」

「你看，稻田芳子真的再不會跟你開玩笑嗎？」十三號把密報譯妥後交給特派員，同時響鬧

地坐下來。

「不會的，這時的服裝有多大？」特派員誇張地說。

「可是，你也不應該太樂觀呀！稻田芳子跟川島芳子不是頭山滿一手訓練出來的姊妹花嗎？」十三號希希能够去警備特派員那危險的誇張態度。

「討厭的，老是這樣子說，管她姊妹花不姊妹花？今天晚上，我們決定到公餘俱樂部去看她。」特派員像則有所思的不願討論下去，內中的情形，恐怕除了他自己明白外，別人是不能的。

太陽西墜的時候，特派員今晚是特別小心了，爲的是赤手空拳，深入虎穴。他很明白，川島芳子和稻田芳子一定要到會，矢崎特務機關長也要參加，因爲今晚的舞會，偽府和敵特務人員很做含有特別作用在里面。

到了七時，特派員化裝做一個偽市立小學女教員的模樣，距那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十三號樓閣前來，參加這個公餘俱樂部的夜總會。

歐美同學會在這過去的佈置本來是不錯的，現在改爲「公餘俱樂部」後，把以前的南洋裝置之起卸下，重新改爲東洋裝置，這樣，祇有覺得它的渺小，並不覺得它的美麗。

特派員拖着十三號跑到門口，瞧見四五部廣州僅有的小包車，一部是偽郵局長霍民的，一部是偽財廳長汪壽濂準的，此外三部，是漆上敵海軍標誌的，這却使特派員懷疑起來，爲甚麼海軍司令部都來得這樣多的車子，那個海軍要員參加？這兩個問題，在他的腦海裏忖測着。

車到二樓去，沿着方形的座位佈置完了一個圈子，在這羣好紙集的舞會中作個巡禮，一種惹人羣衆的刺鼻的東洋香水味，充滿了整個空間。

十三號的臉龐本來相當美麗，何況她今晚時別打扮起來，襯在柔和的燈光下，更顯得她像天仙般的。全場的男女來賓，把視線集中在十三號的身上，她那過於婦人的嬌滴滴底態度，着實是

「顯單沒有帶來！」十三號乘機的說。

「不要緊，先拿去罷！」

「多少錢？」特派員從腰袋裏，提出了銀包，像代付款似的。

「單裏三弗！」第七號故意說着日語，同時裝模裝樣的，翻看着銅在鈕扣上修補的片子。

「好吧！這裏五元，找我兩元罷！」

錢是找清楚了，這個交易的把戲，算是告一段落，但第七號把手銀放回玻璃櫃裏。

「咳！錢收了，手銀又拿回去？」特派員偽作不高興的神色，向第七號交涉。

「對不起！我忘了！」第七號向特派員道歉了，跟着從玻璃櫃裏另換了一個沒有情義的手銀。

交給十三號。

十三號把手銀接過後，還放在耳朵上細聽它靈不靈。

他們的秘密往還和那公開的談吐，表演得十分自然，這個滑稽的交易把戲，算是告一段落，

現在的鐘錶店裏，祇剩下一個敵軍中尉。還在帶帶着第七號，但他們那考妙的通款，已經完成任務了。

了。

特派員伴着十三號加速的圖去，半點鐘後，轉到太平南路的白宮酒店裏。

十三號把手銀裏藏着的密報，敏捷地抽了出來小心翻譯着。

「通行證事，稻田芳子終於給南方派遺軍司令部記一大過，并限期在四十八小時內，得到釋放權指派的第五號特派員的行蹤和富士丸被炸的線索。」

「你看，稻田芳子真的再不會跟你開玩笑嗎？」十三號把密報譯妥後交給特派員，同時

「你看，稻田芳子真的再不會跟你開玩笑嗎？」十三號把密報譯妥後交給特派員，同時

也坐下來。



「不會的，看她的臉變有多大？」特派員誇張地說。

「可是，你也不應該太樂觀呀！稻田芳子跟川島芳子不是顯山滿一手訓練出來的姊妹花嗎？」十三號希希能够去替楊特派員那危險的誇張態度。

「討厭的，老是這樣子說，管她姊妹花不姊妹花？今天晚上，我們決定到公餘俱樂部去看戲。」特派員像則有所思的不願討論下去，內中的情形，恐怕除了他自己明白外，別人是不會的。太陽西墜的時候，特派員今晚是特別小心了，爲的是赤手空拳，深入虎穴。他很明白，川島芳子和稻田芳子一定要到會，矢崎特務機關長也要參加，因爲今晚的總會，僑府和敵特務人員俱備含有特別作用在里面。

到了七時，特派員化裝做一個僑市立小學女教員的模樣，距那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十三號總辦前來，參加這個公餘俱樂部的夜總會。

歐美同學會查過去的佈置本來是不錯的，現在改爲「公餘俱樂部」後，把以前的南洋美觀一卸卸下，重新改爲東洋裝置，這樣，祇有覺得它的渺小，並不覺得它的美麗。

特派員拖着十三號跑到門口，瞧見四五部廣州僅有的小包車，一部是僑郵局長衛民的，一部是僑財廳長汪謙宗準的，此外三部，是漆上敵海軍標誌的，這却使特派員懷疑起來，爲甚麼海軍司令部帶來這樣多的車子，那個海軍要員參加？這兩個問題，在他的腦海裏閃爍着。

他到二樓去，沿着方形的座位佈置兜了一個圈子，在這裏好威氣的舞會中作個巡禮，一種蒸氣騰騰的熱烈的東洋香水味，充滿了整個空間。

十三號時臉緋本來相當美麗，何況她今晚特別打扮起來，襯在柔和的燈光下，更顯得嬌嫩無比。全場的男女來賓，把視線集中在十三號的身上，她那過於媚人的嬌滴滴底態度，着實是

她又生愛。

不但特派員所料，川島芳子和稻田芳子比他先到，當十三號獲訊她們的時候，慌忙地環顧着特派員的手腕，其實特派員老早就看見了，只不過擺在心裏罷了。

分坐在川島芳子和稻田芳子之間的，一個是敵駐粵總領事高津，一個是敵特務機關長矢崎少將。跟他們的圓桌相對的那一方，坐着兩個人，這就是郭逆衛民、汪逆宗華、和××、××、方逆君（會逆傳嘯之妻）等。

在這兩張圓桌的中間，卻給英勇的特派員和十三號佔據着一張小方桌。十三號那圓圓的眼睛閃閃發光，提心吊膽的迴視着在場的人物，尤其是川島芳子和××、××那兩個方向。十三號輪空場的視線集中着，心裏有點害怕起來，但看着特派員坐在旁邊，而又這麼鎮靜，才漸漸的安心。

「小姐要紅茶還是青茶？」一個侍役很謙恭的過來奉候他倆。

「我不想喝紅茶，也不想喝青茶！」十三號俏皮的回答侍役，那撒嬌似的態度，更是讓人可愛，尤其是郭逆衛民和汪逆宗華，看得他們有點頭腦昏花。

「那麼小姐要什麼茶呢？」侍役微笑地再問。

「我是想不請茶！」十三號故意挖苦那像羔羊似的侍役，其實十三號何嘗不知道這茶會中事的王婆，不是開諷就是譏諷呢！只不過多賣弄些風情，以這種方法，去轉移敵人的注意。

「小孩子，老是喜歡跟人家開玩笑，人家會討厭你的！」傳同侍役：「我們都要吃驚驚於那

「特派員以姊妹的態度出現，去勸導十三號。」

「一笑而過，還是——！」

侍役以上十分感佩的態度，鞠了個躬，也用了。

像鴉蛋形臉孔的川島芳子和稻田芳子，這也許是東洋美吧！假如不是在紅白混光的電燈下，那給水粉油灰了的皮膚，一定是惹人討厭的。

特派員呆視着稻田芳子，也注視着十三號，心裏掀起了，種無因的顫抖，一別五年的稻田芳子，只看着實改變得可憐，回思五年前的往事，深心裏祇覺得一陣一陣的辛酸。

特派員特派軍司令部報道部長才田少佐，已再三證實特派員抵市了，同時河南軍械廠和富士山等處，都爲了稻田芳子的通行證給人偷換後，敵特務機關總是吃着特派員的虧，這始終得不到應有的報復，自使現在與敵人特務機關主腦人物同在一起，他們也無從發覺，這不得不使他們的這重刑罰從此宣佈破產。

特派員和稻田芳子是對早期的情侶，同時是跟矢崎少將同屬的同事，這由於牠批發的

爲了十三號過於漂亮，却給稻田芳子羨煞了，目不轉睛的呆視着她，像個偵探機關的，這給

「小小姐！怎麼你回廣東來呀？」稻田芳子太興奮了，差不多忘却了自己似的。

「十三號自從跟隨特派員工作後，就把本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了，你忘記我們在宮津小學讀書的時候嗎？那時候，你的日本名字叫做

高起來。

給稻田芳子追得沒有辦法的十三號，特派員也知道這件事情要變下來，是一定發生危險的，馬上跑起來，把稻田芳子用力一摔，倒在矢崎身上，眼裏放了一個烟幕彈，牽着十三號就地下。...

舞會裏給派密附者，在場的人中，有幾個人，手裏，任身身，不能發聲，秩序大亂了。...

特派員和十三號跑出門口後，分佈查公館俱樂部一帶的給特派員，他們都是貪生怕死的，不中特派員，這時候的時矢特派員才取出望台，但給派密蓋了眼睛，盲目地摸出手槍，漫無目的地向路上射擊。汽車是掛着海軍部牌子的，特派員看見後面並沒有旁的汽車追來，他倆才把汽車駛到神社門口（即舊日萬民公園）停下來，因為這是財廳前的十字路口，即使被發隊入追隊了，也是難以找尋他倆去跡的。

十三號從後門轉入標準舖商店裏，換過了衣服，匆匆的改乘黃包車到書房去。在書房上，他倆再轉換車子，其實這樣的轉接，也不過是使敵人無法追蹤，和防範偵測到線索。

千島對太平洋南臨白宮處，全市又在混亂中，十三號吃力地把門關上，他在特派員的...

十三號你吃了睡嗎？這內心的痛苦，無法自慰。怕嗎？特派員雖然是一個絕對理智的主管，但...

「那裏，何苦！我這一個感情豐富的少女。」

「重要你能夠安全，我就是粉身碎骨也是值得的，五哥，要我把生命去換取你的平安吧！」  
十三號滿臉熱淚，儘情寫下，這悽惻的神態，太使特派員感動了。

這便成他倆的親密，情勢越險惡，遭遇越危險，這更做成他倆的關係越深。這樣，特派員那冷靜的心坎，竟給十三號的熱情溫暖起來了。

特派員的臉龐，俯視過十三號那柔軟的髮髮，這像纏綿的生活。在他倆合作五年當中，從今天開始了。也從今天起，他倆的感情是使聯繫得緊着，一種難解難分的心情，真明其妙的纏綿着他們，可是，這煩煩的生活，十三號認為畢生最甜蜜的生活，祇一刹那的，又烟消雲散了。

負責任的重大和工作的緊張，特派員終於把他的理智提高了，扶着十三號在到靠椅裏，使他安穩地休息，特務工作者，在感情與理智之間，時常都起了一種異常的衝突。

「五哥！這裏有一紙手帕，你看看它有沒有參考的資料？」十三號從口袋裏拿出一根潔白而絲質手帕，交給特派員。

「從那兒得來的？」

「當我跟稻田芳子揮扎的替候，無意中發覺她的袖口裏插着這根手帕，我便乘機取下來。我想，這根手帕總是有點作用的！」十三號的精神，似乎是漸漸回復常態。

「她曉得嗎？」

「那裏會曉得？」

特派員在心裏很佩服他的手術高強，和應付突變的沉着，這足以制服稻田芳子的地方，特派員從手提箱裏，取出一瓶藥水，溶滴在稻田芳子的手帕中，裏面，用藍一號「四個藍色的字樣

第五號情報員

第五號情報員

「南支二號？那南支一號也許是川島芳子了。」特派員喃喃著。  
「這個手帕可有用途嗎？」

「現在沒有多大用途，因為我們知道了稻田芳子是南支二號。」以後便可以由此推出其他關係呢。」

「這樣說，這根手帕豈不是所剩無幾了嗎？」

「也不能够這樣說，我們可以把這根手帕和那張已經作廢的遺書，用最巧妙的方法，送回稻田芳子。」

「為什麼要這樣幹？」

「你將來會懂得的。」

手帕和通行證，經過很重複的無法跟蹤的手續，終於送回給稻田芳子。患有第二期肺病的她，爲着這手帕和通行證，氣得咯了一次血，她經過這火的咯血後，臉上更是青白得可憐，整天在暗地傷心流淚，有時過於悲哀了，還會痛哭，其實，她又何常不知道這是特派員有意栽種爲她？難道沒有勇氣去跟他們對吧了。她並不是真的沒有勇氣去跟他們對，祇是給一根未斷的情線在牽纏着。

密雲還是滿佈高空，整天下着迷人的細雨，宇宙中的一切，都是朦朧的，稻田芳子受不了這重天打擊，在那搖盪的生活中，病倒了。

當醫員志康慰安舟轉入海軍醫院（南堤二馬路舊陸軍醫院）的時候，第七號眼睜着她。

第七號探海燈她確實因病留在海軍醫院裏醫治，她便立即到白宮酒店去張帶帶醫員。

「這根手帕和通行證，送回給稻田芳子嗎？」

特派員。

「特派員們辦得很好，是中華公會轉給她的，她得回這陣作東西後，十分關心，傳言仍繼續到乙艦慰安所去，不過到了那邊以後，矢崎特務機關長硬迫她說出你的消息，給他追得沒有辦法，略起血來！」第七號強聲搶影的說。

「她現在怎樣？危險嗎？」

「我也不曉得，不過，已經由矢崎把她送到海軍醫院去了，川崎芳子也去看過她。」

「我想——」特派員的思潮和心緒，太紊亂了，態度也有點失當，自言自語地說。

「你想去帶她嗎？十三號就心的反問。

「對的」特派員的聲言，由沉重而微弱下來。

「我以為你是不應該這麼冒險，五哥，爲了整個國家民族，也要爲了像過去的功績，更要爲了我們親善的同志着想，無論如何，你都不應該這樣子幹！五哥，你答應我的要求嗎？這是我們全體同志的意思，也是我們全體同志的要求呀！」十三號的漢誠，能夠轉移了特派員的主見嗎？連她自己，也在懷疑中。

「我們的目的大家都是一樣的，不過我們的行動有點不同罷了。」特派員含糊的說，第七號和十三號聽不大明白他這說話的用意。

「五哥，我們對你的希望是多麼大呀！萬一上了獨田芳子的當，這不是開玩笑的，你還是不要去聽信，她在海軍醫院的消息，我們每天可以送給你！」第七號也哀求着他，祇要他不跟獨田芳子重複過去的口供，至少耽誤了工作。

「好的，你們儘管放心罷！」特派員傷感地答應他們。



到了下午四點鐘，大抵快到了三點鐘了，大家仍是沉沉的，雨還是繼續綿綿不絕的下着。

而後醫生幾聲咳嗽，軍隊的妙射我後，蓋上斗篷，冒險衝進海軍醫院去。

稻田芳子，給醫生打過針，吃過藥後，精神較為舒暢，同時因為她在病所裏，悶不過了，今天門診的人也不多，她索性洋地走到會客廳裏，發着打采地坐在靠椅裏，希望得到一點安慰。

醫官派員帶入海軍醫院外門的時候，却給稻田芳子看見了。

「文德！」稻田芳子驚起交集的，滿臉笑各地用且語聲地打招呼。

「怎麼？你病了嗎？」

「對的，想不到我們離開後，今天會在中國見面，你也清瘦得多了。」稻田芳子那媚顏柔態

，仍是和舊時一日的保持着。這媚顏柔態，就是「可使物滅身傳到」的媚顏柔態！

「不管得吧？」派派員順口答她。

「你着實比五年前瘦了。真好，我高興極了，今天是我的生日，請你吃晚飯去吧！」稻田芳子很興奮的注視着第五號特派員，臉上滿堆着愉快的微笑。

「這話，不是誤了？你芳辰的壽會嗎？」特派員當然走很難虛說的，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

「芳辰，你不是有病嗎？我們還是找一個清靜的地方談談吧！」特派員知道海軍醫院裏面是

駐有十二名兵和兩個經常往來着的特務人員，這對他和他都是不利的。

「那裏？我家裏去，好不好？」

「那裏？我家裏去，好不好？」

「那裏？我家裏去，好不好？」

特派員和稻田芳子從增沙轉過泰康路，因為由內街進，可避過泰康路口的崗位和海兵路



「這道我變了嗎？」稻垣芳子不明白他的意思。

「不會吧！」

「那裏是你變了！」

「更不會吧！」特派員肯定地說。

「這又爲什麼呢？便要說我與從前不一樣？」

「這又爲什麼呢？便要說我與從前不一樣？」

「從前的你，是犧牲自己來護衛我的，可是現在的你……」特派員說到這裏，故意不說了。

「還不是一樣的愛護你嗎？」稻垣芳子繼續地插入這句諍，覺得特派員還念舊情。

「不大一樣，因爲現在的你已經是我的敵人了！」特派員把他心中所感的話，毫不隱晦的說出來。

十年的往事，一變百有諸國性的轉變，惹人尋味的諍責的生活，在目前喧嘩中，越發不覺得它是幸福，只覺得它是痛苦而已。

「這事中的前重與幸福，使蝕了稻垣芳子的心，也使蝕了特派員那英勇的鬥志，愛與敵，在……」

「心口裏交付着。」

「你太不顧情面了！」稻垣芳子感到無極的悲哀，但仍然極力壓制着，不使它流露出來。

「你明明明白的，請你不要責我是被孤看吧！」特派員繼續說。

「你明明明白什麼？」稻垣芳子糊糊地自語着。

「特派員說，不，土匪原把你從台北調到華南來，不是眼睜我的……」

「特派員說，不，土匪原把你從台北調到華南來，不是眼睜我的……」

「特派員說，不，土匪原把你從台北調到華南來，不是眼睜我的……」

「這是你的意見。為什麼不能說說呢？」她的聲音漸漸地樓越起來。夏五長也對面甘同受  
「叫我諒解你？這簡直是叫我罵人受罰。」方子，你為什麼不痛快點說，叫說說！  
「特派員嗎？的說。」

「你是小費忘記的，土匪原將軍在陸軍官的時候，曾經誇耀你是川島芳子第二，你們要真是這意思，我所對我的，不過是一種手段吧了。」——「由我子何與他相期養我氣，嚴防阻礙」

「什麼手段？」福田芳子氣得方心欲碎，厲聲的說。夏五長面無表情，更悲更的流淚。  
「你這禮別聽手段！」特派員聳一聳肩膀。冷笑起來。夏五長面無表情，更悲更的流淚。  
「你這禮別聽手段！」特派員聳一聳肩膀。冷笑起來。夏五長面無表情，更悲更的流淚。

不露聲色這也許是日本文間諜失敗的地方。也正是日本間諜成功的地方。  
「難道還要我說明白嗎？你是一個名聞世界的日本文間諜，所謂川島芳子第二，日本間諜老  
祖頭山滿的得意門徒，我五年前的伴侶，今日的人物，將來的人，我也不忍心說下去了！」

特派員毫不留情地，嚴肅地指陳出來。她那詭弱之心，快要碎了。  
心由你是在東京，受過天皇恩惠的，同時，你是在東京購買軍火的西村生，享盡天皇的軍種教育  
的知識這軍對一個勞動的俘虜怎樣處置的呀！——她感得地說。夏五長面無表情，更悲更的流淚。

所謂武士道的高尚作風吧！——夏五長面無表情，更悲更的流淚。  
特派員的態度是強硬不屈，稍相芳子紙靜靜下床，夏五長面無表情，更悲更的流淚。



「這可不行，這可與蘇聯爭強，華南的特務機關，他的態度，也跟著這利害關係而溫和起來。會得官場果子。我現在明白你了。」

「手祇要你了，我就是我多吃一點點，也是無關的，你還是離開廣州吧！」

「第一，祇要我使你太難堪了，我真不懂，爲甚麼會對你這樣懷疑？」

「第二，爲了我們過去的歷史，我是不能夠使你危險的，假如我們的祖國不是在戰爭中，我們在上海，也許在東京，不是一樣過着幸福的生活嗎？過去的生活雖然是短短的十年，可是太美好了，軍閥爲甚麼會這樣不近人情？」

「稻田芳子的真情，再壓不住了，她的眼睛裏祇覺得特派員是一件幸福的事，她始終沒有把特派員當作敵人看。」

「十天時少，祇不願你在左，星期內要得到我的消息嗎？」特派員從電話中，漸漸弄入工作問題

「你祇要下他的工作計劃。」

「對，要告訴我，我們隨了左的問題，我們就是敵人？」我請求你，祇要你給我三天，也許半天那過去的生活，過去的安慰，就是軍部把我槍斃！我也甘心的！××！你能够答應我嗎？五年長的分

「我祇要夠了，在這五年中，我整天都在想，你祇要能跟你相會，我便快樂了，你還忍心美麼？你還忍心嗎？」她那像小雞啼啼的聲度，哀切地企求着。

「我祇要夠了，在這五年中，我整天都在想，你祇要能跟你相會，我便快樂了，你還忍心美麼？你還忍心嗎？」她那像小雞啼啼的聲度，哀切地企求着。

苦了五年的她，却可補償一切了。

特派員毅然答應了稻田芳子的請求，在婚約房間裏，留了半天，給他回復那過去的溫煖，過去確實的主張，還補述到因芳子出乎意料之外的，但在特派員本身的立場來着想，祇要迷戀了稻田芳子的心，也許可以得出一點實質的情報了。這是一件絕大冒險的事，他盡量在每小時的溫煖與生活中，想辦法打動婚約的芳心，在薰醉了的恍惚裏，可以刺探得到敵人對香港的動作，和敵人增兵到越南的作用在那裏。

連續去一小時的敲鼓聲，足能改變台後的戰雲，和敵人到處失守的起點，特派員心裏想，去拍半話。

特派員和稻田芳子醒來的時候，已經早晨五天的中午，拍鼓聲漸漸去，他儘量不多睡，儘量有睡飽覺，每夜渡過中度過了這個不可多得的良夜，直到天將放亮的時候，他倆才在甜蜜地入睡。

「七五國體的考慮了，你決定了嗎？」稻田芳子問了句話，特派員儘量想快點講完話，「上拍半話，我答應你離開廣州，不過得有個條件。」特派員要求似的，補上這句沒結論的話。

「什麼條件？」稻田芳子問了句話，「稻田芳子問了句話，再睡半小時，繼續拍鼓聲漸漸去，特派員一將着，你這條件儘量得的。」特派員笑着說，「你去拍半話，拍鼓聲漸漸去，特派員笑着說，你這條件儘量得的。」

「就是要你先用台去拍半話。」稻田芳子問了句話，特派員笑着說，「你去拍半話，拍鼓聲漸漸去，特派員笑着說，你這條件儘量得的。」

「爲了你，我祇有答應，可是，我們的今後，什麼時候得實現？」稻田芳子又沉悶起來，聲音也有點顫抖。

「我們還是不要想它吧！」稻田芳子笑着說，「你去拍半話，拍鼓聲漸漸去，特派員笑着說，你這條件儘量得的。」



「明天早上我先回廣州去，那邊的V要緊，要防台北去呢。」

「你別趁它回去嗎？」

「對的，不過我目前的安全，你要照顧我的請求，不要再留在廣州了！」

沃爾的條件，先回臺北去。

「我只要感覺着你跑了我是不放心，特派出來保證他的行動，再不留留在廣州裏。」

「我們這次分離，也許不能再見面，昨天聽王浩新你的事情，軍制是不能放過我的，尤其

其是長崎這個傢伙，更不能放過我的，成功交給你，失敗留給我吧！不過，你千萬不要忘記，

十二小時後你無論如何都要離開廣州河乘船出動，直衝廣州，只要你能辦好，就立刻開演

州，我就是死，也幫不了，」

「南朝芳等那陳凱其的謀殺，」

「沃爾在冷靜的後封自囚。真的，稻田芳子把軍事情報全部告訴他，只要把這情報拍到盟軍

方面去，也許能夠重獲自由，我可以得到這枚勳章。」

「在危險之間，雖然給予援手，新斯爾斯斯斯斯斯。」

「在稻田芳子身上，」

「果然的，特選的，」

「所伴隨了。」

「直覺被嚇得跳起來，離開了華文公館，」

「而戰無不勝，」

「好機遇的破壞，」





「不，我們得趕快準備，下午兩點鐘可到標準總店等候我們呢。」

「我們把一切工作都要加速準備，最好早結束一個階段。」特務員表示着憤。

「條件總要結束一個階段？難道我們要離開廣州嗎？」十三號從懷疑中發問。

「是的，我打算離開廣州。」他再不吞吐了。

「我呢？」十三號很打緊的追問。

「你還是留在廣州！第一號就是跟絲合作的同志了。」

「我以爲……」十三號有所疑慮的說，但給特派員制止着。

「不要說了，現在我要到××海去，告訴那邊的同志們，以後服從你的命令，同時，你要馬

上得到西門口海軍第二機務室，等候……

……

……

……

……

……

……

……

……

……

「...不該受命...」  
「...對缺...」  
「...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共戴天... 消息不好嗎？」

「你怎麼跟我一道跑！」

「誰說我考慮考慮吧！剛才有人來嗎？」

「誰？誰？誰？誰？」

「剛才有人來嗎？」

「誰？誰？誰？誰？」

「誰？誰？誰？誰？」

「誰？誰？誰？誰？」

「誰？誰？誰？誰？」

「誰？誰？誰？誰？」

「誰？誰？誰？誰？」

「誰？誰？誰？誰？」

「誰？誰？誰？誰？」

「誰？誰？誰？誰？」

「誰？誰？誰？誰？」

「誰？誰？誰？誰？」

「誰？誰？誰？誰？」

「誰？誰？誰？誰？」

「誰？誰？誰？誰？」

「市同志的前途真是不敢再想！」  
「別吧，第二號也可以一幹的，將來到了香港，不是一樣可以合作嗎？」  
「我們不是老在死亡線上掙扎嗎？將來

「五哥，我們的工作是相依為命的，在過大的教訓中，我們不是老在死亡線上掙扎嗎？將來  
「這名詞太恐怖了！也太可怕了！我簡直不敢去想它，也怕想它！」  
「派員知道這個問題是不易解決的

「不要說這些氣話吧！告訴我，今天的抗爭怎麼樣？」  
「不要說這些氣話吧！告訴我，今天的抗爭怎麼樣？」  
「不要說這些氣話吧！告訴我，今天的抗爭怎麼樣？」

「我到另一種工作上，把問題轉移了，這是他對付三號的唯一好辦法。」  
「我到另一種工作上，把問題轉移了，這是他對付三號的唯一好辦法。」  
「我到另一種工作上，把問題轉移了，這是他對付三號的唯一好辦法。」

「對，我忘掉了，剛才收來的還沒有弄出來呢！」  
「對，我忘掉了，剛才收來的還沒有弄出來呢！」  
「對，我忘掉了，剛才收來的還沒有弄出來呢！」

「對吧，這兩天的事情，都是重要的！」  
「對吧，這兩天的事情，都是重要的！」  
「對吧，這兩天的事情，都是重要的！」

特派員檢閱着鋪線店送來的消息，他對第七號的努力。很是安慰，假如這次不帶第七號回來  
特派員檢閱着鋪線店送來的消息，他對第七號的努力。很是安慰，假如這次不帶第七號回來

「工作總不會是得這樣迅速。」  
「工作總不會是得這樣迅速。」  
「工作總不會是得這樣迅速。」

「一種滿意的安慰，和成功的微笑。」  
「一種滿意的安慰，和成功的微笑。」  
「一種滿意的安慰，和成功的微笑。」

給特派員和當面。...  
給特派員和當面。...  
給特派員和當面。...

「五哥，你欠殘忍了，把自已的命都賠了！」  
「五哥，你欠殘忍了，把自已的命都賠了！」  
「五哥，你欠殘忍了，把自已的命都賠了！」



「不惟胡適！胡說情話！」特派員頓地接過電文，在悲哀中去制止着那二號那失常的態

度。  
「這時候，機關裏留下的只是一種死的空氣。」

「我們的信條：是不談戀愛，不要名譽，不要生命，不要光榮和享福；我們的責任：是獻身中國，為中國而奮鬥，為中國而犧牲！」特派員雖然心裏感覺極度悲哀，但能勉勵的總算中

精神漸漸的自燃着，他希望用這嚴肅和冷靜的工作信條來磨練着心裏的暴燥。點文

「這陣最痛苦的事情，莫如張漢要由杜裏流，一個秘密工作者難道連一天一笑都不許嗎？由

臨臨不顧為了幾個國家民族的生存，第五號特派員祇得打起精神，他認為當動到了國難時是毫不

「精進」的。  
「這人也好，愛人也好，誰在我們的祖國在交戰中？又誰在我們的工作在衝突裏？」特派員

繼續着這話去自慰她。

「可是，你的手段太辣了！要是你一定要她死，為什麼老早不幹掉她？使她吃不起可怕的毒

藥，活活的死在軍閥的手裏！」三號雖然也在傷感中，但很同情福田芳子的遭遇。

「這叫我怎麼辦，為了工作，我一定要犧牲性命！戰爭始終是戰爭，為了國家民族，還有友情

的保存嗎？不過對她這樣的慘死，我們實在有點不忍心吧了。」

「那麼，你打算到廈門去嗎？」十三號忖度地詢問。

「似乎不必打算吧！什麼地方都是隨何我們去的，我到願意同一次更大的冒險！」

「到東北去，到蘇滿去，到蒙古去，到使臣保去，必要時，還可以到東京去！」特派員一口氣

「可是什麼？」

「甚麼你們一往的工作都是相依爲命的！五哥，讓我跟你一道去吧！死，大家一遭死！我不是要你們的靈魂負責嗎？」十三號鼓組絕大的勇氣，向特派員請求着。

「請你們！人，總不免一死的，我從來爲會想到死，也不會擔心危險。特派員以冷靜的語氣說出，這確使十三號傷心。

犯有感情豐富病的十三號，在失望中老是呆呆的凝視着特派員，同時不停地偷抹着已流下來的眼淚。

稻田芳子，本來是兩山滿的心血傑作。也是土肥原魚肉下的一個遼東區的國際間諜，更是黑龍會裏的一個中堅份子，她是一個很家勇的人物，因爲婚嫁不了土肥原的壓迫將凌辱，曾經在朝鮮的時候，見鬼的給過土肥原一個耳光，出乎這位「獸形將軍」的意料，從那時起，她便做出來了，輾轉在國際間的殖民地裏，和軍閥的侵略區中，幹着「半職業間諜」的工作，直接由黑龍會指揮的。

特派員把這道遺憾壓住了，她在回想着過往所遭遇的是痛苦、悲哀、犧牲的生活，祇不過站在國家民族的崗位上，是能夠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他打起了精神，鎮壓着所有的雄雄與悲哀，於是他又回復到工作的嚴肅態度中。

「稻田芳子雖然能够爲我犧牲一切，也能够着我守口如瓶，祇可惜却爲我們而犧牲了，廣州的事業，意圖的已經到了最惡劣的時候了！一點鐘內，我們要離開這裏，最低限度，也得轉回香

「給田」這件工作不是很順利嗎？」

「我們跟××會商的時間，還有五分鐘，有其他重要的情報嗎？」十三號望着座鐘，緊張

的說。十三號拿出紙筆，眼睜睜的審視着特派員。

「中山路一五一號，是德興大木營，逢星期六晚十二時正開主腦會議。」

「有，很重要的，你快翻譯出來吧。」

「中山路一五一號，是德興大木營，逢星期六晚十二時正開主腦會議。」

「最後一覽，由A台轉P O 台的：請長官部注意，明晨五時卅分，敵機十二架取此目標轟炸

德興。敵機十二架，取此目標轟炸

德興。敵機十二架，取此目標轟炸

德興。敵機十二架，取此目標轟炸

德興。敵機十二架，取此目標轟炸

德興。敵機十二架，取此目標轟炸

德興。敵機十二架，取此目標轟炸

德興。敵機十二架，取此目標轟炸

德興。敵機十二架，取此目標轟炸

德興。敵機十二架，取此目標轟炸

德興。敵機十二架，取此目標轟炸

德興。敵機十二架，取此目標轟炸

在這種確實的情報得到收獲後，特派員和十世就受了最高主管的嘉獎，他備的工作，更廣  
加進了信心。

由於第五號特派員的工作驚人，蔣蔣西特派員團長矢崎少將也奉命被遣回國，從華北新派來  
一個名字更珍貴的相繼主腦。

這個不知名稱的劇目主腦，也是黑龍會的會員，在日俄之戰，他和川島芳子是同樣是立過功  
的。

俄人預設處置，純粹是來應付第五號特派員的，留布全留工作者都動時派員應該暫時離開廣  
州，免給俄人那大規模的暗殺隊所害。

「我們什麼時候離開廣州？」十三號問地說。

「我們好了第二晚到這裏來的，也許快要來了！祇要他回來，我們一起走吧。」

「我們先回到沙回去嗎？」

「沙爾現在在不住了，漸漸派使那爾特派員團長也是在那裏呢。」

「那裏回到市回去嗎？」

「你放心吧，到那兒去？」

「還是先回父家去，再想辦法吧！」

「那兒說着這句話，竟鈴在鈴鈴的想着，衝破了他們的說話，室裏跟着滾滾起來。」

「鈴，鈴鈴，鈴鈴鈴。」

「這是誰的符號？」十三號奇異地問。

「第二號。」

十三號微笑地在暗裏想了一想，轉身跑下樓去，在反射鏡中小心地窺看着門外的是否第二號

說。

「鈴，鈴鈴，鈴鈴鈴。」

電話鈴再緊急地響了，特派員在這緊急的電話聲中下個分析，却就心緒會有變故，因為第二號是個沉着老同志，假如沒有緊急事情，是不會這樣手忙腳亂的。

「誰？」十三號還小心地發問。

「不聽得！」第二號依然預先約定的符號答。

「快點兒進來吧，門要關好！」第二號祇向十三號說了這句話，匆匆的跑上樓上去。

十三號把外門和內門特別小心緊閉着，心裏很懷疑地想，為什麼第二號來得這樣忙？難道外面的消息不好吧？她還想這懷疑的，也一口氣的跑上樓去。

特派員守候在門口，他以付屬的眼睛監視着第二號那不安定的神態。

「特派員，你馬上讓十三號先跑吧！」第二號雖在極力壓制着自己心頭的志意，但呼吸的急促和態度不自然是以表露出他內心的惶恐了。

「到底什麼一回事？」特派員一面將重要文件收集在一起，一面反問第二號的究竟，他也知道第二號是個沉着的人，在目前這種強迫。當然是發生了很大的事件了。

「在我替換那個便衣日人的時候，那槍聲當然驚動了駐在××中隊裏面的憲兵隊……」

「那有什麼關係？」

「關係就在這裏，原來那個蓋着頭只受重傷，還沒有死！」

「說不定那重傷的蓋着頭會供出我們這個地方的所在吧！」特派員這時才在小心的沉思中，希望能夠想出一個解答來。

「五哥，我們還是跑吧！」十三號有點戰慄地說。

「我們要鎮靜一點，十三妹，你把這些東西焚掉吧！」特派員把檢出的重要文件交給十三號。跟着轉向第二號說：「二弟，我們要在這裏逗留十分鐘，把這些文件燒光了，才沒有後顧！呢桌上的時鐘裏面藏着兩個手榴彈，衣櫃裏面有兩挺手提機關槍，你先把它裝滿子彈在望台上守候着，只要發覺敵人向前門進攻的，就可以掃射了！」

「特派員，我們要爭取時間，這些東西留我一個人辦好了，你和十三妹從後門先走吧！」

「不，我們要一同進退！你在望台上把機關槍準正門吧！要是敵人真的向我們進攻，只有靠他一拚！」特派員這時候已然起了火，把重要的文件放進火裏。

「我勸你還是先走吧。這些東西我來負責好了！」十三號也在就心地說，希望特派員接納他的意思。

「死，大家一道死吧！我以為——」

當特派員說到這裏的時候，前門的電鈴聲響了，他們三人驚奇地互相注視着，第二號提起了機關槍，馳出望台去。

十三號和特派員加緊把文件放到火裏去，室內充滿了一種使人難堪的熱氣和刺目閃閃的紅光。

「十三妹，你小心點下去開門吧。」第二號由望台上匆匆的地回室裏來向十三號說。

「第七號！」第二號已把剛才偵獲的證據鑑定下來，他們三人微笑地轉過身，彼此說：「傳給這顆小怪呢！原來就是第七號。」

十三號聽了叫門的是第七號，很高興的跑下樓去親運轉進來，也許又有寶貴的情報送來吧。第二號把機關槍放在梯上，轉往樓梯口，送十三號下樓去。

「十三號！」當十三號下樓的時候，特派員高呼着，箭也下樓去。到那裏，第二號也爲了這「甚麼事呀？」十三號給特派員下階，馬上回到室裏，很懷疑的注視着他。第二號也爲了這急驟的情勢，順便着特派員把下文說出來。

「在門外按鈴的真的是第七號嗎？」特派員沉思了一會兒，很嚴肅的問第二號，這使第二號有些難答。

「是的，真的是第七號！」第二號肯定的說。

「十三號，你到室裏去看看，是不是第七號？要小心一點兒！」特派員轉回十三號說。

十三號很敏捷的跑到室上去，跟着又聽到第二次的鈴聲，十三號便迅速跑回室裏。

「真的是第七號！」十三號也證實的圓答了他。

「真的是第七號！」特派員更驚異地問。

「真的？」

「一點也沒有錯嗎？」特派員更進一步的問。

「沒有錯。」十三號更肯定的證實。

「大家要注意，現在按鈴的聲音是一長聲的，我們的同志有沒有聽錯的？」特派員轉過身，



「沒有！」考慮了片刻的十三號，才在不安中回答。

「沒有嗎？那麼第七號的符號呢？」

「一短一長，二短一長，三短一長。」十三號馬上供出來。

「現在門外接鈴的，是一長，難道還是第七號嗎？」

特派員把這個問題說出後，第二號和十三號的臉孔顯着起了一種恐懼的神色，第二號本能地提起了剛才擺在桌上的機關槍，打算跑到望台上去看。

第三次的電鈴聲再響起來，這時室中的文件，已全滿燒燬，只留下一點餘燼。

「不要出去，會危險的。」特派員警告着第二號，叫他不要再跑出去。

「她確實是第七號呀！」爲甚麼她不依照符號接鈴？」十三號還在天真地去埋怨着第七號。

「事情不會這樣簡單的，現在也許會發生兩個問題：第一、門外的第七號是敵人化裝的；第二、門外站着的確是第七號！」特派員在催敲着，室內的空氣更加緊張得使人呼吸也不容易。

「既然是第七號，爲什麼不依照符號接鈴？」號也懷疑的詢問。

「問懸鈴在這裏了！說不定第七號給敵人俘擄了，迫着她這樣做，所以不願意把約定的符號給我們，使我們發覺她已在危險中，同時希望我們去救她！」特派員把他的判斷說出後，第二號和十三號不約而同的點了點頭，相信第七號確給敵人監視着，威迫着。

「據這報中報錄店的情報總站給敵人破獲了嗎？」十三號很就心的懷疑着。

「我們目前的問題就是怎樣解救第七號。」第二號以爲特派員雖有無法解決的，於是把整個

特派員「在特派員的身上來。」

「不用忙！大家準備武器吧！」特派員把這句有命令性質的話說出來後，他們三人匆匆的各自跑回倉庫。

「特派員，我請求你和十三妹先從後門的小徑跑吧！第七號的問題，留給我解決好了！」第二號在這千鈞一髮的緊張情形下，再勸特派員先行退出。

「這不是辦法！」特派員沉重地答。

「我第二號祇有絕對服從，你相信我吧！」第二號極力證明他的辦法是對的，而要特派員去信任他。

「你的誠意我是明白的，我不是說過嗎？要拚，就大家拚！要死，就大家死！只要我們拚得有收穫，死得有代價，我們就要一發行動！」特派員再誠懇地表白他的態度，他認為目前的辦法，既有死裏求生，並無別個不流血的安全辦法了。

「那麼你把責任交給我吧！」第二號催促着特派員。

「你把手提機關槍從望台上搬到了外門，我和十三妹下樓親自開門，我相信能够應付他們的，萬一他們有點不對，你就不顧一切的向着門外掃射，要是他們真的跑到樓上，你要服從命令，最要緊的，千萬不要忘記那座鐘裏面藏着兩個炸彈的。」特派員一口氣的說出來，態度是很鎮靜的。

電話聲再度傳出來了，他們三人已在操心吊胆的開始行動了。

第二號擡着機關槍匆匆的跑到望台上，他發覺站在外門的第七號，在萬分焦慮中。

特派員知道這種情勢是需要親自解決，他才回身牽着十三號，很鎮靜的下樓去。

這種聲的震響，不單第二號和十三號覺得太可怕，門外的第七號聽了特派員更爲

當時派員和十三號跑到鐵門前開門的時候，第七號釘視着特派員，復傳叫他們準備開門的  
樣子，機警的十三號，回答她一個表示有辦法的點頭，和并非出自內心的微笑。

原來敵人的密探隊，從那個重傷的日人口中，得到這座營上X國國旗的洋房是設有秘密電台  
的證據，敵人認為一定是第五號特派員的通訊電台了，所以這隊敵探隊馬上跑回X中學去，給  
了X中學海商那三艘V字洩水砲艦一個訊號，十五分鐘後，川島芳子和矢崎少將乘飛機便電船轉  
到白島河來。

川島芳子和敵軍兩特務機關長矢崎，由守候在那裏的密探隊做嚮導，向那座營上X國國旗的  
洋房搜索，他倆認為第五號特派員和那美重的女助手，一定是存這座洋房裏的。

這時候，第七號因為有要緊的事情要找特派員，却遠遠的給川島芳子瞧着她，因為她向着那  
座洋房的途徑地，便決定她是華方特務人員，川島芳子便命令那密探隊馬上停於第七號。

這五個密探隊提出了手槍，在川島芳子的指揮下把第七號押至這座營上X國國旗的洋房門口  
，他們埋伏在圍牆旁邊，以手槍威脅第七號叫門。

現在特派員那美重的女助手親自出來開門了，這聲使川島芳子吃驚，因為這號特派員那美  
重是她的姪女，她使川島芳子聞聲而懼，如今他却親自出來開門，又不知弄甚麼玄虛。

當川島芳子付測到這裏的時候，呼的一聲，鐵門打開了，這這時候，第七號有點恐懼的跪在特  
派員身邊，十三號挺身而起的，站在第七號前面，應付這對必降臨的變動。

應着第七號進來的，是川島芳子和矢崎少將，五個如狼似虎的密探，擠在門口，提着手槍，  
當他們要進門的時候，當他們要進門的時候，當他們要進門的時候，當他們要進門的時候，當他們要進門的時候，

他們的地位，不約而同的互相注視了。會見，推測，種種的推測，推測下，眼睛時的觀察川島芳子和矢崎少將。

「你們瘋了嗎？應該在×先生面前這樣失禮！滾出去！」矢崎少將知道了第五號特派員早有準備了，同時他更知道這台上佈置的機關，對他們是絕對不利的，才激發了勇氣，兇惡的罵聲，那裏面可憐的聲響。

「還有什麼要緊呢，反正我們是老同學。」特派員以平常的態度答覆了矢崎，應着轉臉川島芳子說：「我們不遲久，你好看嗎？」特派員察川島芳子握着重荷的手，覺得他大驚都感覺得是虛偽，同時是一個虛假的手波吧！

「對的！」川島芳子說：「七年前你們跟稻田芳子同在青島，五年前我們在上海音樂舞廳，我記得那天晚上，是貴國「黃河賑災籌款大會」的晚上，你跟稻田芳子都吃醉了，想不到五年後的你竟在這裏見面！」川島芳子也投機地附和着矢崎所取的手波，他們都明白，用武力是不能够解決的。

「這白雲是東京體大的同學，一個是久遠的朋友，請到樓上去談談吧！」第五號特派員擺出一種誠懇的態度，請出房芳子和矢崎特派員到樓上去，這在他們認為是一個難題，但他倆不能够不聽從着特派員的邀請，答允他到樓上去。

當川島芳子起步的時候，她可着那路在門外的五個麻痺，打了一個眼色，暗示他們馬上圍住去堵截，準備把他們一網打盡，她的手段，却是來得靈敏了，可惜不過十三號的險敏和機警吧！

「五號先生還帶來了五位貴賓，請他們一起到客廳裏休息吧！」十三號拆穿了他們的伎倆，暗示給第五特派員。

「對的，矢崎先生，我們是老同志，不該害怕。」特派員會笑了。  
三號的環形，乘機兩矢崎這樣子說。

「不要害怕了，留我們在門口吧！」川島芳子知道她的計劃已給十三號拆穿了，但仍用這假話去補充，希冀掉進這絕對被動的瓶局。

「這樣我們就不好朋友了，一起進來吧！」特派員微笑地把門外那五個如狼似虎的警察請到屋裏來，他知道這舞台上的第二號，是會監視他們應行動的。

特派員領導着川島芳子和矢崎跑入屋內，第七號和十三號隨着他們，五個警察，留在樓下會客廳裏，他們便一起轉到樓上去。

川島芳子和矢崎特派員始終沒有特派員這樣的鎮定，一種恐慌的情形，時常在他的臉上暴露出來。

「先生會想到我和川島芳子今天冒險來拜訪嗎？」矢崎坐下來就跟着這樣子問。

「我們連早就準備歡迎呢！」特派員笑着說。

「聽聞芳子的消息，先生還沒有知道吧！」川島芳子很得意而又似乎傷感地說。

「今晨四時五十分，在廣門橋欄杆持問身亡的消息，我們在一報紙將知道的，還有旁的消息嗎？」特派員把這消息去回答川島芳子，還不只給她聽，同時給矢崎一個重大打擊。

「你知道誰害死她呢？」川島芳子進一步問，她認為稻田芳子之死，是特派員把階梯佈下，把我下去的。

「還不要停嘴，你當然是護我而死！」特派員譏笑地說。

「這是先生的意思呢！」川島芳子考察地注視着特派員。

「這可是實事關命死地！」

「這事是個聰明人，說那裏當心一點兒罷！」失時插入這句話去替特派員。

「這事我聽的話是不合理的嗎？」特派員也替特派員說了，以反問的姿態，出現在那裏員。

「這事我聽的話是不合理的嗎？」

「你這事，你要承認這事是事實！」失時男老也說的，沙渾地站起身來。

「我這事，這用刀子之死，是在軍閥的手上，是在特務機關！」

「第五號特派員說利運真的時候，一不留神，失時男老就倒在地上。他這事是用刀子切氣的

他這下去，第二號從座舖裏投了兩顆手榴彈，和第七號連腰到樓下去，這時候，這座路上x關

關的深房前，第二號和第七號併肩作戰，廣州島方子失時和五個探探其有利的是這物在

無事，敵人不能從後門衝出，因為門口已給第二號的機關槍掃射着，同時第二號和第七號也不認

關的這洋馬去消滅敵人，因為飛車不離，這和，便成了這着狀態。

卜卜的槍聲，不斷地傳到樓上來，十三號把特派員扶起來，鎮定一下精神，牽着十三號一涉

地轉到後門去，他們就離了。

特派員和十三號在十五分鐘後已地動廣濟河，轉上散佈在第一樓橋一帶的「紅針時計」同

本小艇中，這這着從內輪船方面修成了兩次手榴彈的爆炸聲，特派員村測着，這大概是第二號和

第七號跟敵人死拼的時候了。

小艇別對對岸了，特派員牽着十三號上岸去，他這牽着廣州市區道下的輪船，不覺雖然淚

下，給這神低！

「無名」的烈士，和那為中國而犧牲的無名烈士，不能忘懷的「無名」的烈士，生死不明的第二號加第七號，似乎在遙際間向他們歡送與祝頌！

在全國抗戰的另一火線中，在國際聯軍緊張的今日，誰會知道還有這樣轟轟烈烈的「無名」的烈士在戰鬥着嗎？那可歌可泣的偉績，又誰會為他們去想呢？祝功碑上，思節牌裏，又誰去為他們樹上哀碑呢？



發東法蘭書雜誌客有處客者證歸字第一九七號

40



版價  
面定